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六月

第四十期

學衡

杜威
材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42 June 1935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見下址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見下址

(五)印刷發行 本誌雜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吳宓 北京清華園
郵局轉交

幹事 柳詒徵 南京四牌樓南倉巷
二號學衡雜誌社
湯用彤

學衡第四十二期目錄

插畫

德國詩人兼戲劇家許雷像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法國小說家都德像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通論

四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

吳芳吉

葛蘭堅論學校與教育

張蔭麟譯

述學

學潮徵故

柳詒徵

史記三家注補正卷二
(續第四十期)

瞿方梅

文苑

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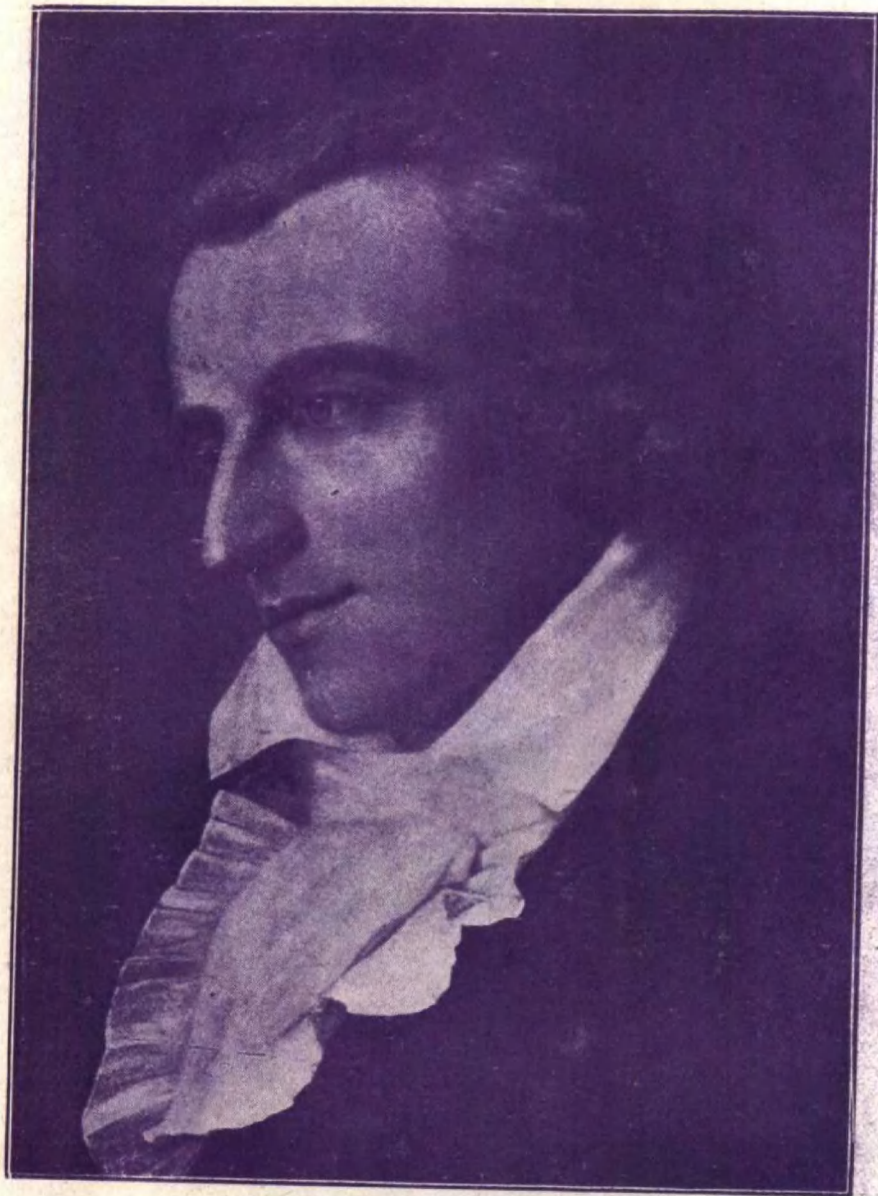
說文古籀補補紋(姚華)

詩錄

詞錄

壽姚茫父五十(梁啓超) 乙丑四月五十初度依韻答飲水兼呈同座諸公(姚華) 秋雨獨遊
江上作(龐俊) 鄴城行(王易) 種桃(趙熙) 靈巖寺(趙熙) 端陽日湯定之過譚因述舊
事爲詩(黃節) 新年閔刺作(林思進) 聞西湖雷峰塔圯感賦(李思純) 馳汽車萬山中贈
車夫阿寶(吳芳吉) 新晴獨遊黑石坡玩景(吳芳吉) 三十自壽(劉泗英) 初見菊花(龐
俊) 賀劉宏度新婚 吳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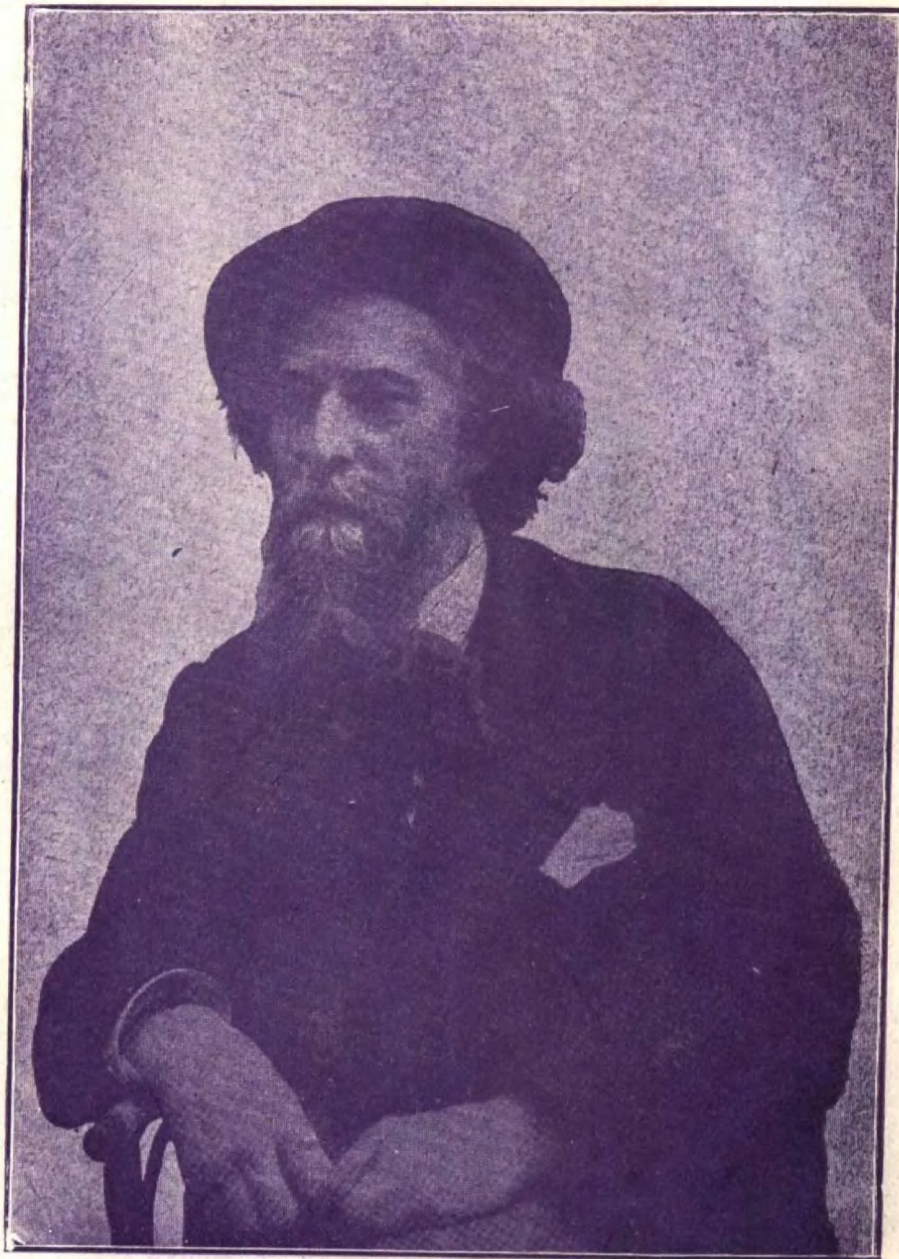
清平樂(程頌萬) 輪臺子(徐楨立) 減蘭(陳叔)



像 雷 許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像 德 都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通

論

四論吾人眼中的新舊文學觀

吳芳吉

居今日而談詩，難矣。將舉昔人之詩爲例證乎，則未合於世之好尚矣。將舉今人之詩爲例證乎，則易涉於世之嫌疑也。雖然，民國既建，必有民國之詩。使民國而竟無詩，則民國之建設，爲未成就。今民國之奠基日淺，又所謂民國者，徒擁其名而已。夫以此雜亂無章，空疏無當之民國，欲其產生偉大之詩人，優美之詩品，固事勢所不許。吾人亦非望其速成，如商賈之售貨應時者。即使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後，始有一二真詩人出，如漢之閉國七十載而有枚叔，唐開國八十載而有子昂，固未爲晚。惟必待此輩既出，而後建設民國之功，爲無缺耳。數年以來，新詩之出版者至多，閭里之間，號爲新詩人者，時復邂逅遇之，不可謂非民國之幸。而吾所甚惑者，何以詩人詩品產生之易易如此耳。昔陳思十歲而賦銅雀，右丞十九而詠桃源。今之詩人，其學識豈盡在二子之上，乃今年一刊，明歲一集，若不勝其蘊蓄之富者，無亦商賈之近夏而思製葛，入冬而急補裘者乎。吾儒之論文曰：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西哲之論文曰：爲名利快樂而爲文者，無善效。今人誤於效率之用，進化之功，謂詩可輕快從事，謂後人必在前人之上，自見不明而遽自信，自守不堅而遽自張，以千古之大業，爲一時之標榜，其一己之行藏用舍，所繫猶輕，其影響於詩，足以混淆優劣，顛倒是非之過，不綦重乎。何以言之。詩之最難辨者，真僞之間而已。有真僞然後有

是非有是非。然後有優劣。欲明優劣。是非之辨。在求真偽之本。今真偽既無有辨。則是非優劣。復何可言。此非過甚其詞。觀於今之新詩。豈不信然。吾嘗爲人閱卷。不下萬首。其爲白話文者。縱使詞不達意。猶可逆揣其意而潤色之。若爲白話詩者。恆有迷離撲朔。難以捉摸之感。謂其光洋自恣。而詞意兩不豐腴。謂其蕪穢不通。而塗改無從着手。又嘗取新派詩集。試以己意增損之。以推求作者下筆以前之心理。復以較其原字原句。亦每同此感。乃知新派首領所倡詩法。首求其通。次求其美者。由彼之道。固亦有不能矣。彼新詩家者。益以感情神秘之說。似自掩飾。苟非難之。則曰。吾之主觀如是。吾之直覺如是。曰。爾既異我。安能同我感情。不能同我感情。安能判我是非。是以縱寫爲文。詞有可刪。橫列爲詩。勢不得議。至使識者明知而不敢言。愚者妄從而競相效。文學專制。古未有矣。又新派議舊詩者。每謂作舊詩易。作新詩難。舊詩所有者。平仄音韻體裁格調而已。今吾亦配合平仄。諧整音韻。規定體裁。摹倣前人格調。舊詩之能事畢矣。豈若新詩之近天籟。而能出奇制勝者耶。不知同一平仄。而詞藻有雅俗。同一音韻。而神味有長短。同一體裁。而意境有高卑。同一格調。而寄託有深淺。即使詞藻之雅俗。又相同也。神味之長短。又相同也。意境之高卑。又相同也。寄託之深淺。又相同也。而材料精粗。旨趣得失。技藝巧拙。關係大小。固未有能盡同者。安可但具舊詩之形。謂爲已盡舊詩之能事哉。嗚呼。詩至今日。可謂大不幸矣。詩本無新舊。強以新舊辨之。則已枉矣。新舊之辨。又以平仄音韻體裁格調之有無。寬嚴爲衡。更失之矣。至於何以爲詩。何以

非詩。則舉世忽而置之。可謂舍本以逐末矣。夫詩與非詩之辨。實關詩之本體。真偽所分。而存亡所繫。一人能辨乎此。而後有一人之詩。一國能辨乎此。而後有一國之詩。一時代能辨乎此。而後有一代之詩。不於此務。若於其他是求。皆歧路矣。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觀於今之新詩。誠不勝其覆亡之懼矣。然詩之亡。非亡於白話。乃亡於提倡白話之人。彼提倡白話詩者。本不知何所謂詩。但以私心所好。謂之詩耳。觀其人之議論。於往古作者。多有不取。顧其制作。乃與詩相距。不知幾萬里矣。夫詩固有其自身之義法。與藝術之標準。非可假借含糊爲之。同韻文也。以詩與詞賦較。則詞賦爲太過。以詩與歌謠較。則歌謠爲不及。凡有失此正途。偏彼兩歧者。雖有韻律。不得爲詩。況卽韻律而廢棄之乎。彼新詩者。自其有韻者言之。詞曲之變相而已。自其無韻者言之。短篇小說。及新派雜誌之隨感錄而已。固非詩矣。非詩而僭詩名。豈得謂知詩哉。然而新派詩人。固多積學盛名之士。彼等所好談者。詩經楚詞。與吾人所師者同也。彼等所常議者。選體唐律。又與吾人所友者同也。若彼爲僞。則吾不亦僞哉。曰是不然。詩乃性情中事。非考據之學。資格之途。書雖多何用。名雖大何益。千古讀書者多。能真知書者有幾。作詩者衆。能真知詩者有幾。試觀彼等所爲新詩之歷程者。有五。始以能用新名詞者爲新詩。如黃公度人境廬詩是也。次以能用白話者爲新詩。如留美某博士之集是也。次以無韻律者爲新詩。如留東某學士之集是也。次以談哲理者爲新詩。如教會某女士之集是也。

也。再次以歐化者爲新詩，如京滬諸名士之集是也。以能用新名詞者爲新詩，是詩之本體徒爲新名詞蔽。不知詩之真僞，無關新舊名詞者也。以能用白話者爲新詩，是詩之本體又爲白話所蔽。不知詩之真僞，無關白話文言者也。以廢棄韻律高談哲理者爲新詩，是詩之本體又爲哲理韻律之成見所蔽。不知詩之真僞，仍無關於哲理韻律之有無者也。至以字句之歐化者爲新詩，何不直用歐文爲之。是詩之本體，又爲歐化所蔽。不歐化者，轉不以爲是詩。亦未知詩之真僞，尤無關於此也。新派所以有此誤者，蓋其用工不直向詩之本體，是求而於末技，是競猶之看花霧裏，以霧爲花，扣槃捫燭，翻笑人眇，宜其無是處矣。自古迄今，無不可爲詩之時，而有不可爲詩之地，而有不可爲詩之姿，無不可爲詩之意，而有不可爲詩之題，無不可爲詩之語，而有不可爲詩之辭。吾人非謂新名詞不可爲詩，六朝之詩，視兩漢之文藻聲色，亦已新矣。非謂白話不可爲詩，國風楚些，亦已啟其端矣。非謂韻律全不可離，擊壤采蓮之歌，病婦孤兒之行，嘗破韻而棄律矣。非謂詩不可以言理，西漢十九首中，儘有抽象之句。步兵八十篇內，不少議論之詞。至於以異族文學之意境入詩者，則鼓角橫吹之曲，佛法僧迦之詠，齊梁以來，亦多多矣。此皆今人所號爲新詩之原質，不知千百年前，早已有的，安見其爲新哉。吾人固渴望新詩之能有成，以無負此民國。即吾人亦嘗日夜孳孳求吾詩常新之道。並世之人，既以同病而不可求，乃返而求之於唐宋，求之於漢魏，求之於周秦，求之於虞夏，終愛焉而不能助，渺乎其不可得，則又轉而求之於異

鄉。求之於海外。喜樂園之再獲。窺神曲之三界。可蘭鬱其幽芳。天竺滋其靈怪。仍塊然其不相洽。訇然悵其多礙。至乃如夢初覺。如醒初解。知詩之欲新。不在遠而在邇。不在人而在我。我丁新運。我長新邦。我接觸新事。我習尚新俗。我詩雖欲不新。其何可得。安用別求所謂新哉。是以吾人非反對今之新詩。乃反對今之偽詩。然今之新詩。既迷罔而人於偽。吾人自當以新詩爲戒。吾人亦非擁護古之舊詩。乃欲擁護真詩。然古之舊詩。既富有而多真。吾人自當以舊詩爲法。吾茲所論。固非新舊問題。乃真偽問題。吾人非謂新者皆醜。而舊者皆妍。乃真者應存。而偽者當去。之問題也。若乃用否新名詞。應否白話。具否韻律哲理。能否同化他人。自吾人視之。藐爾不值一議。有作者出。則竹頭木屑。馬勃牛溲。皆得其用。遇非其人。則點金成鐵。認璧爲珉。謂之何哉。然則今之首務。殆莫重於詩人修養。與詩體辨識。二者。詩人修養。或費時十載。而不易爲。若詩體辨識。則一朝可以爲之。故吾暫置詩人之修養。不論而先以詩體之辨識。云。

天地盡詩材也。古今一詩韻也。人處天地之間。隨古今之變。有語言文字以消受其材。而諧和其韻。人皆可爲詩也。然人類無窮。而偉大之詩人可數者。或以天才少之。韓嬰匡鼎之善解詩。而不自擅於詩者。是也。或以學力限之。後山有擁衾之嘲。江淹有還筆之喻。是也。或以風氣移之。周敦頤邵雍之以詩言理。是也。或以嗜好溺之。楊億劉筠所爲西崑酬唱。是也。或以境遇遷之。魏武隋煬之碌碌於功利。是也。或以壽命促之。王勃李賀之早夭。是也。此就人而言之矣。以詩言之。有有詩興而詩材未具足者。孔子「在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孟子「當今天下舍我其誰，何爲不豫。」是也。有有詩材而字眼未組織者，孔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象「干戈朕，琴朕，箝朕，二嫂使治朕棲，往入舜宮，舜在牀琴。」是也。有有字眼而語句未入韻者，子路「肥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曾點「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是也。凡此情景事理，雖佳，究不得謂之爲詩。故有詩句又必範成詩體。川上「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湯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近詩體者也。有詩體又必有詩格。楚狂「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孺子「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是有詩格者也。有詩體又必求有神韻。「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是也。有神韻又必求有氣象。「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是也。詩而具有神韻、氣象、蔑以加矣。故有興、有材、有字、有句、有體、有格者而後，可以爲詩。有氣象、有神韻、或兼長、或偏勝者而後，可爲佳詩。是以顏子終日如愚，不改其樂，莊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雖饒詩興，不得謂此便爲詩也。范滂攬轡而慨乎澄清，祖逖渡江而志在恢復，雖有詩材，不得謂此便爲詩也。桓元子北征，見兒時種柳成圍，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狄梁公太行望雲，曰：吾親遙舍其下，久不忍去，固亦有字句矣。然不得謂此卽爲詩也。蘇蕙回文之錦，合琴瑟以重諧，歸莊萬古之愁，招國魂於已逝，采則龍變多姿，韻則鸞

和齊響，有體又有格矣。然非其正，仍不得謂爲真詩。詩不以瑩輝巧技爲能，馳騁曼聲爲快也。顧今之新詩，則何如？或僅有興，無材。或有材，無字。或有字，無句。或有句，而無體。無格。或併此而皆無之。更無語乎？氣象神韻。茲舉時賢之新詩十首爲例，以概見之。

【一】有名威權者一首凡三章。

其一章曰：威權坐在山頂上，指揮一班鐵索鎖着的奴隸替他開礦。他說：你們誰敢倔強，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其二章曰：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我們要造反了。

其三章曰：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

此非詩也。乃偶有所感，妄疑爲詩，不加抉擇，卽復輕易下筆者也。詩固賴情感，然非凡屬情感皆可入詩。情感當矣，又非凡屬文字皆可入詩。文字當矣，又非任爲體制皆可成詩。此作詩初步之抉擇矣。孔子之爲人也，無可無不可。老子之言道也，無爲無不爲。今假以此論詩，最爲得之。吾人生活所歷，固多詩材也。然不盡以爲詩者，生活之中有可以爲詩耳。有可以爲詩者爲之，雖不成爲佳詩，猶不害其爲詩。不可以爲詩者爲之，陳義雖高，終非詩矣。昔寒山子賦詩三百首，有云：「快哉混沌身，不飯復不尿。遭得誰鑽鑿，因之立九竅。朝朝爲衣食，歲歲愁租調。千個爭一錢，聚頭亡命叫。」又曰：「猪喫死人肉，人喫死猪腸。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猪死拋水內，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噉，蓮花生沸湯。」所見未嘗不是，然讀去令

人滿口生穢。使以新派此詩較之，則寒山之詩，又在天上矣。吾友楚詞亭客，每謂今人多不講求說話，雖士夫之家，開口輒鄙倍不類人言。於此而望新文學之建設，其何可能。痛哉言乎，可謂洞鑒之矣。要其致病之由，即在有話便說，不擇說話。其含有詩意與否，非所問也。且新派之自貴其白話者，以其最近言語之自然也。然試一讀新派之作，將見其中有一共同之象，即彼等所爲白話，全與吾人言語不相接近。彼等白話之組織，乃用外國文法，吾人言語，不如是其糾紛也。彼等白話之詞藻，乃另有其腔調，吾人言語不如是其忸怩也。彼等白話之句逗，須用新式標點始明，吾人言語，不如是其破碎也。彼等白話，須再經繙譯始達，吾人言語，不如是其隔閡也。今使吾人言語盡如彼等所爲白話之方式，必致瞠目相對，聒耳難堪。縱有少數之人解得其意，然必待裝腔做勢而後能言，亦何可笑。彼等故以文言爲僞，白話爲真，平心比較，白話之僞，實倍蓰於文言矣。此詩借威權以象徵人世之不平，雖有意思，而其字句材料，無一經詩化者。宣之於口，猶不成言，豈得以其筆之於簡，遂可僭爲詩哉。不平之鳴，古作者衆。試讀梁鴻五噫：「陟彼北邙兮，噫。瞻望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當知眼前景，口頭語，當時情意中事，信手拈來，道在邇不在遠，彼以象徵爲新異者，徒見其所持者小矣。

【二】有名山居雜詩者一首，凡六章。

其一章曰：一叢繁茂的藤蘿，綠沉沉的壓在彎曲的枯枝上，又伸着兩三枝粗藤大蛇一般的纏到柏樹上去，在古老深碧的細碎的

柏葉中間長出許多新綠的大葉來了。

其二章曰六株盆栽的石榴圍繞着一大缸的玉簪花開着許多火燄似的花朵澆花的和尚被捉去了花還是火燄似的開着。

其三章曰我不認識核桃錯看他作梅子賣汽水的少年又說他是白果白果也能梅子也能每天早晨走去看他見他一天一天的肥大起來總是一樣的喜悅。

其四章曰今天是舊年的端午山門外的肉店裏清早裏便將一隻豬賣完了門口還站了許多人等着買正在屠殺的豬這豬還是剛纔販去的我正聽他從門外叫着過去我叫人買了一串糴子和幾個杏兒獨自過我的山中的佳節糴子裏的紅棗多於紅米但是杏兒却很新鮮要比故鄉的黃梅更好吃了。

其五章曰不知什麼形色的小蟲在槐樹上吱吱的叫着聽了這迫切尖細的蟲聲引起我一種彷彿枯燥氣味的感覺我雖然不能懂得他歌裏的意思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迫切的戀之歌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其六章曰一片槐樹的碧綠的葉現出一切的世界的神祕空中飛過的一個白翅膀的百蛤子又牽動了我的驚異我彷彿會悟了這神祕的奧義却也實在未曾了知但我已經很是滿足因為我得見了這個神祕了。

此亦非詩也。乃作詩之先蒐集如許詩料而已。繹其條理殊無組織。其詞藻亦未修整。姑假定此為真詩。以觀其時效。所能印象於吾人者。不過初見此詩之一刹那。此刹那既逝。則詩亦與俱滅。更無一字一句令人留戀。所以然者。彼於詩之內外文質。既皆毀棄無餘。則其詩亦如游魂之無所麗。縱有情理。詎能感

人故知音韻與格律之作用。非僅不如新派之擬爲韁鎖。且詩之能有永久性者。亦惟音韻格律是賴。蓋情隨人而有異。理緣物而無端。惟有音韻格律。故能持之不變。此上古之詩。所以至今能常新也。且衣料非衣。必待剪裁而後爲衣。詩料非詩。必待鍛鍊而後爲詩。此詩作者。有詩之趣味。無發表詩之能力。是直以未經鍛鍊者爲詩矣。元音渾成。本不待鍛鍊而工。易水壯士之歌。垓下美人之泣。徵之往事。豈不謂然。然此詩詎足比之。善作詩者。或卽景生情。或寓情於景。或從事得理。或因理及事。固不必盡其材料而傾瀉之。誠以筆有所不到。意可得而兼。盈千累萬。何勞備言。舉一反三。是在精選。試讀孔子蟋蟀之詩。「遠山十里。蟋蟀之聲。尙猶在耳。」短短三語兩韻。而情景事理無窮。豈非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之可久乎。故此有興有材而無字無句者。亦不得爲詩也。

【三】有名夜月者一首凡五章。

其一章曰。疏疏的星。疏疏的樹林。疏林外疏疏的燈。

其二章曰。在冰一樣冷的夜。在冰一樣清的夜。誰寫了這幾筆淡淡的。老樹影。

其三章曰。月背了我。北風迎我。在面上悄無聲的打我。

其四章曰。燈光漸漸的稀少。送來月色的皎皎。但眼光微微的倦了。

其五章曰。歲已將晚。月已將闌。人已將去。此。

此較前章爲有進矣。然而非真詩也。歌劇之上場下場詞矣。前四章劇中唱詞，五章其說白，固無一句爲詩者。夫劇詞不妨似詩，詩則不得似劇。以歌劇由詩演成，詩不由歌劇演成也。今人有以孔雀東南飛爲古歌劇者，是亦不知詩體之辨識者矣。劇語之似詩者，如西廂「四面山色中，一鞭殘照裏」，直五律佳聯。然以老杜「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較之，前者傷巧，只爲劇詩，後者直質，乃真詩也。牡丹亭「月明無犬吠，黃花雨過有人耕綠野」，亦是七律佳聯。然以放翁「隔離犬吠窺人過，滿箔蠶饑待葉歸」較之，亦前者傷巧，只爲劇詩，後者直質，乃真詩也。故劇語與詩語之分，不關體製之異同，乃視藝術之衡度。有雖同體而異性者。桃花扇詠秦淮詩「梨花似雪柳如煙，春在秦淮兩岸邊，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通體明靚馥郁。視漁洋詠秦淮詩「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高出萬萬。然以詩論，吾當取其後者，亦以前者傷巧，後者直質，傷巧非詩，直質始爲詩矣。今以新派此詩與太白「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較之，同寫對月感懷，以有纖細與含渾之殊藝，而劇語詩語之辨自彰。此詩有興有材，兼略有字句，然未合乎詩體，故亦非真詩也。

【四】有名水手者一首二章。

其一章曰：月在天，船在海上，他兩手捧住面孔，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其二章曰：他怕見月兒眨眼，海兒微笑，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但他却終歸想到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那人兒正架竹子曬他的青布衣裳。

此與前篇之弊正同，亦非詩也。新小說之有韻者耳，何也？全篇字句無非新小說中之字句也。彼所謂月兒海兒人兒者，小說中圓熟的稱呼，而詩中油滑的腔調也。所謂擺舵的黑暗地方，水天接處的故鄉，花開得鮮明的井旁，青布的衣裳云者，小說中精細的形容，而詩中拖沓的描寫也。然則詩中稱謂不可求圓熟乎？曰：惟求圓熟愈當計較，特其去取無定耳。在此月兒人兒固傷油滑，然如杜詩「細雨魚兒出」，「鵝兒黃似酒」，右丞詩「少兒多送酒」，「菱花罨雁兒」，獨可用之無厭。此其故，正如賈誼李白以稱賈生，李生為圓熟，屈原杜甫以稱屈子，杜子為圓熟，潘岳何遜以稱潘郎，何郎為圓熟，韓愈歐陽修以稱韓公，歐公為圓熟，要在得體而已。至若詩中描寫，亦尚精細，然新派所謂精細描寫者，無他，裝點若干，「的」底，「地」得，之狀，詞是也。吾嘗以清早二字教兒童盡量增之，不得變其原意，遂自「清早」而「清清早」，「清清的早上」，「一個清清的早上」，「當着一個清清的早上的時候」，由此延長可更增至極繁，文字不為不多，意思愈趨愈晦，外若技精，實則辭費。夫以此贅辭為小說，已非上品，況詩之品位性質，又較小說為純粹者耶？陳陶隴西行，同此征人思婦之感，今味「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是乃詩中精細之描寫，不帶小說色彩者矣。此詩之失，既同前篇，自

亦不得爲詩

【五】有名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者一首四章。

其一章曰我同兩個朋友一齊上了永定門西城頭，這城牆外面緊貼着一灣碧清的流水，多少棵樹裝點成多少頃的田疇，裏面瀾漫的蘆葦鑲出幾重曲折的小路，幾堆土隴，幾處僧舍，陶然亭，龍泉寺，鸚鵡洲，城下枕着水溝，裏外通流。

其二章曰最可愛這田間，看不到村落，也不見炊煙，只有兩三房屋半藏半露，影捉捉在樹裏邊，雖然是一片平衍，樹上却顯出無窮的景色，樹裏也含着不盡的境界，叢錯深秀，迴環那樹邊，地邊，天邊，如雲，如水，如煙，望不斷，一線，忽地裏撲喇喇的一響，一個野鴨飛去水塘，鬚鬚大車音波，慢慢的工——東——噹，又有種說不出的聲息，若續若不響。

其三章曰轉眼西看，日已臨山，起初時離山尚差一竿，漸漸的去山不遠，一會兒山頂上只賸火球一線，忽然間全不見，這時節反射的紅光上翻，山那邊岡巒也是雲霞，雲霞也是岡巒，層層疊疊一片，費盡了千里眼，山這邊紅煙含着青煙，青煙含着紅煙，一齊的微微動轉，似明似暗，山色似見似不見，描不出的層次和新鮮，只可惜這舍不得似秋郊晚景，昏昏沉沉的暗淡，眼光的囿匆匆縮短，樹煙和山煙，遠景帶近景，一塊兒化作濃團。

其四章曰回身北望滿眼的渺茫，白葦漸漸成黃葦，青塘漸漸變黑塘，任憑他一草一木都帶着萎黃，頹唐，模糊模樣，遠遠幾處紅樓頂，幾縷天竈煙，正是吵鬧場，繁華地方，更顯得這裏孤伶悽愴，荒曠氣象，城外比不上他荒涼。

此亦似詩矣。然而仍非詩也。一幅濃堆密抹之新派圖畫耳。夫詩中有畫，豈非大佳，然亦視畫之美醜。若

王右丞詩言山水便如在仙境，寫人物便如對逸士，是誠可喜。至若陳孔璋之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何足取乎。此詩音節靡靡，固類劇曲字句沓沓等是小說最大之弊。一曰意思之分析過細，竟使語調不能自如，乃不得不引用俗腔濫套以濟其窮。如「雖然是」「只可惜」「忽地裏」「這時節」「任憑他」「更顯得」之類，狼藉滿紙，竟似舞臺上口吻，而詩之風度喪矣。二曰形象之刻畫太實，以有限之文字，狀無窮之事物，但尚逼肖，其何能得。縱使致之，徒爲印板縮寫，亦何足貴。故揀之在精，而狀之在生，精則類及而不煩，生則活現而無滯。茲乃堆疊字眼，務求逼肖，精粗並進，卒累蕪雜，而詩之體格乖矣。所以致此之故，在其感受科學方法之齷齪影響，以意思分析過細，乃如心理教科測驗記錄，以形象刻畫太實，乃如游覽指南、天象報告，而或者謂其寫生之妙，常人莫及。如所云「工——東——噹」者，殆合天籟，不知此等俗韻徒增惡感。天籟誠美，此則未足與言。弄口技者，作雞鳴犬吠之聲，無不畢肖，可以謂之詩哉。柳子厚登城樓詩「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日，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是音書滯一鄉。」其景色生動，較此以科學方法爲詩者，更入微處，而繁簡精粗之相去，不可以計量矣。此詩有興有材，亦有字有句，惜其無體，故亦不得爲詩。

【六】有名西窗晚眺者一首。

晚霞飛、西窗外、窗外家家種青菜、天上紅、地下綠、夕陽落在黃菊屋、屋頂的炊烟、絲絲、裊裊、團團、片片、直上接青天、天邊歸鳥陣陣

旋、蕭蕭飛過屋山巔、落影紛紛滿眼前、抬頭紅日沒、新月一鉤出、鉤著樹梢頭、樹下煙流像水流、菜田一半被煙漫、樹影也像煙那
麼淡、我也無心看、下樓吃晚飯、再上樓來月已暗、滿天但有那繁星爛。

此詩字句皆較前此爲優。殆可以爲詩也。然而失之雜矣。吾國文字自受東瀛之影響，而古文與時文不分。自受歐化之影響，而文言與白話不分。時文竄入古文，而文字精神之美絕。文言拌入白話，而文字形式之美絕。三十年來，文字墮落之趨勢無非此矣。或者謂今人下筆捷於前人，萬言之書，古人所號難爲，而今人之所易作，不能謂非文字之進步。然與文學何預？湘有少年未冠，一月而著書十餘萬言，自云尙須著書二百萬言。湘政府驚其奇才，派爲考察歐洲教育實業使者。魯有九歲童子，能解說經義。南海康氏稱爲後覺先知，其書傳遍朝野，翻印不可數計。二人之書，倘非白話，誠不足以暴獲名利。然實何曾道着一字。又如粵人梁氏，創報於東國，湘人章某，談政於海上，著書各若干萬言，世亦以能文稱之。然又何有於文學。古之爲文者，難而得其所，至慎其所發，雖短章小品，能以言語妙天下。今則文字愈多而聽者愈少，篇幅愈長而壽命愈短。此其大故，卽在古文時文之相雜。文言白話之相亂，而古今思想之變遷，事物之日繁夥，不與焉。吾人固非主張惟尙古文，排斥時文，惟尙文言，排斥白話者。吾人在求文字之純粹，勿以異類亂本體耳。此詩大體似古歌謠，乃夾入異類之字，如「那麼」但「有那」之贅詞，「絲絲裊裊團團片片」之俗調，便不成章。今使以李義山詩，加入數字曰：「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的

好只是可惜近了黃昏」則其龐雜蕪穢較原作品格之純粹爲何如。雖然此類作品之造孽於文學者其害最烈。蓋今人之於文言，既多蒙昧，白話又不滿足，惟此龐雜蕪穢之作，最爲世所愛好。作者以此教之學者，以此效之，而真僞不復辨矣。以吾所歷中小學生本能爲文者，殊衆。自讀此類之書，習爲龐雜蕪穢，便就墮落。猶之清潔之衣，浸之溷廁，芳香之種植，荆棘可勝歎哉。然則有字有句而失之雜者，不得謂爲詩矣。

【七】有名我是少年者一首二章。

其一章曰：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犧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我過不慣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慣奴隸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權。

其二章曰：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瀟騰的熱血，和活潑進取的氣燄，我欲進前，進前，進前，我有同胞的情感，我有博愛的心田，我看見前面的光明，我欲駛破浪的大船，滿載可憐的同胞，進前，進前，進前，不管他濁浪排空，狂飈肆虐，我只向光明的所在，進前，進前，進前。

此差可爲新詩矣。然究非新詩者，仍不脫小說戲曲之氣習，語不沉著。但覺叫囂是也。通篇讀後，如聞里巷出喪所奏軍樂，嘈雜震盪，無雅正之氣。蓋有體無格故也。夫體與格孰辨？曰：一篇之中，有適意，有適韻，有適字，有適句者，體也。無俗意，無俗韻，無俗字，無俗句者，格也。譬如白傅長恨歌，與元微之連昌宮詞，比

則連昌宮詞之格爲高出。以連昌宮詞與老杜哀江頭比。則哀江頭爲高出。長恨歌一起。便覺意俗韻俗。令人不耐。若「楊家有女初長成」之輕薄。「芙蓉帳暖度春宵」之狎褻。「秋燈挑盡未成眠」之寒酸。「梨花一枝春帶雨」之粗鄙。直成倡優身分。深欠大方。要使全篇盡如「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之句。乃可貴耳。連昌宮詞借宮邊老人之口。吻述之。託體亦已高出。若「李驀擲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鈎。」避去正寫。具見匠心。至如結句「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端莊得體。合乎雅頌。然其色采。淡泊不足。正如長恨歌之穠麗有餘。故皆不及哀江頭之停勻精妙。言淺意深。「明眸皓齒今何在。」他人多方形容。而苦不備。茲以簡短之語盡之。「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分寫兩人心理。兩方事實。彼玄宗父子。猶遭離喪如此。生民之苦可知。若城南城北之意。傷時憂國。情見乎詞。試掩卷聯想三詩。一則意傷浮靡。一則語嫌迂腐。惟此哀感頑艷。獨得其正。是卽詩格之所在矣。故體以形言。格以品著。詩止於形。非真詩也。有形有品。乃真詩矣。若此我。是少年之章。形雖具。而品未高。浮詞客氣。迥非志士之吞吐。乃常見演說場中好登壇空發意見之俗人耳。有體無格。亦不足爲詩矣。

【八】有名舉國皆吾敵者一首三章。

其。一。章。曰。舉。國。皆。吾。敵。吾。能。勿。悲。吾。雖。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辭。

其。二。章。曰。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衆。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衆。敵。闡。哲。理。指。爲。非。聖。道。兮。倡。民。權。曰。畔。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

兮。豈。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後。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匪。兮。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

其。三。章。曰。君。不。見。蘇。革。拉。底。庚。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身。覺。天。下。以。此。發。心。度。衆。生。得。大。無。畏。兮。自。在。遊。行。渺。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

萬。萬。羣。盲。一。役。能。戰。復。他。役。文。明。無。盡。兮。競。爭。無。時。停。百。年。四。面。楚。歌。裏。寸。心。炯。炯。何。所。櫻。

此。較。前。詩。又。有。進。矣。以。其。字。句。漸。純。一。也。然。而。非。佳。詩。也。凡。古。今。號。佳。詩。者。無。不。坦。然。自。得。未。有。怨。天。尤。人。者。李。杜。陶。謝。之。詩。固。無。論。矣。屈。子。九。章。罵。楚。人。爲。南。夷。嗔。黨。人。爲。羣。犬。似。不。免。於。失。中。然。而。狐。死。首。丘。鳥。飛。反。鄉。非。置。棄。逐。日。夜。不。忘。其。徘徊。瞻。顧。之。志。固。彰。彰。矣。故。尤。怨。未。始。不。可。以。言。要。在。言。之。能。底。於。正。凱。風。之。莫。慰。母。心。小。弁。之。婉。規。父。過。所。以。卓。絕。千。古。者。此。也。今。一。啟。口。便。曰。舉。國。吾。敵。一。結。論。便。曰。四。萬。萬。羣。盲。咬。牙。切。齒。之。狀。怫。然。若。不。可。近。名。爲。熱。情。實。則。燥。氣。夫。惟。哲。理。以。不。明。待。闡。民。權。以。不。伸。待。張。用。舍。行。藏。詎。足。介。意。安。用。與。人。挑。戰。爲。耶。難。者。曰。詩。之。表。情。多。術。有。以。隱。忍。其。情。爲。深。情。者。有。以。直。達。其。情。爲。真。情。者。此。詩。乃。直。達。非。隱。忍。殆。與。子。之。嗜。好。不。合。故。非。之。耶。應。之。曰。唯。唯。否。否。子。所。謂。隱。忍。直。達。者。詩。之。法。吾。所。謂。咬。牙。切。齒。爲。不。可。者。詩。之。理。法。生。於。理。任。何。直。達。之。法。未。可。以。如。此。也。曰。然。則。碩。鼠。伐。檀。非。先。聖。所。垂。示。者。乎。曰。是。有。分。別。碩。鼠。伐。檀。乃。民。之。怨。其。上。也。上。無。道。而。不。怨。是。坐。視。國。家。之。亡。矣。此。詩。之。

怨乃怨人之不己知也。人不己知而怨，是以己之得失重於人矣。夫歎老嗟卑，達人所忌。乞憐叫苦，賢者不爲。然使爲國爲民爲政爲教而發者，固不足病。以公私殊途，則是非異趣也。故爲詩者，言民生之可憫，此義所當。悲身家之未顯，於情不順。述貪吏驕兵之狀，不得爲非。作露才揚己之詞，便覺傷雅。此詩厚重乎己，薄責於人。寧有忠恕之心，令人爲之感慰。字句雖較純一，豈得爲佳詩哉。

【九】有名黃克強先生哀辭者一首。

當年曾見將軍之家書，字跡娟逸似大蘇。書中之言竟何如一歐愛兒，努力殺賊八個大字。讀之使人慷慨奮發而愛國，嗚呼將軍何可多得。

此乃真正之詩矣。思慕英雄，感慨當世，真詩興也。手澤猶新，斯人已故，真詩材也。色采純一，真詩字也。語調蒼涼，真詩句也。所歎爲小疵者，體與題之未合耳。既曰哀辭，是祭誄也。祭誄之作，以情概事，以韻蓄情。韻有促有曼，視其宜然。如景差大招，促也。東坡之祭歐陽文忠，曼也。然無論促曼，有不可以違者。凡屬哀辭，必具纏綿往復柔順低回之聲。是也。此詩聲韻，乃粗豪剛健，一瀉不停。是黃公遺像之題詞，非以祭誄將軍之哀辭發端似老杜之贈曹霸，結句似李延年之賦佳人。此類聲韻，用以登臨弔古，對酒送人，甚宜。以人哀辭，大傷唐突。然而自題以外，無可議者。故曰是真詩也。

【十】有名志未酬者一首。

其。一。章。曰。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

其。二。章。曰。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復。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

其。三。章。曰。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

其。四。章。曰。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此。乃。真。正。之。佳。詩。矣。通。篇。字。句。聲。韻。皆。自。樂。府。化。出。題。亦。樂。府。將。進。酒。休。洗。紅。度。關。山。獨。不。見。之。類。也。用。字。之。未。臻。雅。馴。者。如。進。步。希。望。許。多。少。許。爲。報。紙。之。文。如。苦。惱。悲。憫。世。界。衆。生。皆。宗。教。之。文。湊。合。甚。多。微。傷。薄。削。然。不。足。爲。大。害。者。韻。多。前。後。重。疊。不。另。修。飾。質。樸。渾。成。正。足。掩。其。薄。削。全。篇。所。言。皆。今。人。之。所。欲。言。不。必。道。其。憤。世。嫉。俗。之。情。而。苦。心。亮。節。自。見。視。前。例。我。是。少。年。之。浮。淺。舉。國。皆。敵。之。褊。狹。度。量。相。越。遠。矣。今。人。好。言。現。代。精。神。如。此。詩。者。殆。最。有。之。然。此。詩。體。製。固。二。千。年。前。所。先。有。至。今。用。之。不。覺。其。陳。腐。者。誠。以。詩。之。新。舊。毫。無。關。於。形。式。亦。猶。今。人。古。人。之。異。非。其。面。貌。乃。精。神。也。此。詩。精。神。雅。能。代。表。新。國。新。民。之。氣。回。憶。少。而。希。望。多。肝。腸。熱。而。步。履。健。今。人。皆。具。此。志。國。事。安。有。不。可。爲。耶。詩。之。最。高。價。值。非。儘。供。少。數。學。者。之。玩。味。亦。非。徒。博。羣。衆。之。推。崇。貴。其。能。在。處。處。以。俱。宜。語。人。人。而。皆。悅。三。百。篇。之。價。值。爲。古。今。詩。之。最。高。者。亦。以。童。兒。習。之。至。壯。至。老。無。所。不。可。然。則。此。詩。所。以。爲。貴。其。在。是。哉。

右舉詩十篇。今歸納而論之。威權一首。全無詩意。猶花果之非其種也。山居一首。有興與材。猶果之有核也。夜月水手。永定門上。西窗晚眺。及我是少年。舉國吾敵六首。有字有句。而皆不純。猶果之半生熟也。黃克強哀辭。及志未酬二首。內外之美並具。有體有格。猶果之已成熟矣。復以數量較之。全生者少。全熟者少。惟半生熟者。獨多。推之舉國之爲詩者。殆莫不然。今假定全生者爲作詩歷程之首段。半生熟者爲中段。全熟者爲末段。則此中段之間。不知埋沒幾千幾萬人矣。彼世之號爲某某詩家。儘以期月之力。得一佳句。出一專集。卽赫然負盛名者。亦以此段中人爲衆。然而不足異也。此固學詩者之功候。自非天縱之聖。未可躡等。吾所惜者。今之作家。其程度多不過至此。便卽滿假自私。不求上進。但不以出賣版權。市數十百金爲已足。寧非民國極大損失。而世之論詩者。目光如豆。動爲新奇之說所炫。不能深自鑒別。亦以此半生熟者爲之典。則卽茲所舉例。皆取材海上某大書館之中學國語一書。其編纂校訂之人。類皆學士博士。教授名流。經其論定。應有可觀。然其鑒別之幼稚。如此。他可知矣。雖然。吾不能不告吾同好者。當知此中段歷程。實全路之最險者矣。大凡初學爲詩。其道恆正。以其爲詩之故。必有不得已於言者。詩雖不工。要不失其真情。迨其用字造句。習久不難。閱世讀書。亦復增廣。則其陷阱。百出。魔道橫生。其最著者。嗜好之溺人。一也。境遇之困人。二也。習俗之移人。三也。家數之限人。四也。聰明之誤人。五也。哀樂之過人。六也。應酬之累人。七也。書卷之斲人。八也。僥倖聲華之足以蔽人。九也。貪多誇易之足以蕩人。十也。此而

不能勘破，則必顛倒中途，終無出人頭地。右列半生熟詩，蓋即多出於此。吾欲以一字救之，曰：忍。詩興之未濃也，且忍。詩材之未精也，且忍。字之未當也，且忍。句之未工也，忍。體未成也，忍。格未高也，忍。忍無可忍而後爲之。吾知視彼輕薄從事者，必有進矣。

雖然，興材字句體格之辨，形而下矣。今新詩之程度止此，但就此言之耳。吾所重者，要在神韻氣象之爲形而上者矣。詩之藝莫備於唐，詩之辨莫晰於宋。宋人之論，吾最服膺者，滄浪。滄浪以禪喻詩，深得之矣。所指興趣氣象之說，千古莫能易之。然後人側重興趣，故興趣之作較多。至漁洋而新之，曰神韻。吾茲不曰興趣亦曰神韻者，從近人之稱耳。然則何以謂之神韻？漁洋論詩絕句曰：「五字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使人思。定知妙不關文字，已是千秋幼婦詞。」是神韻者，言外之言，而不言之言也。又曰：「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比蘇州。」是神韻者，又音外之音，而無音之音也。故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紀事之有神韻者也」，「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抒情之有神韻者也」，「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狀物之有神韻者也」，「寥闕無涯觀，寓日理自陳」，「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說理之有神韻者也」。若全詩着重神韻者，漢武帝落葉哀蟬，張若虛春江花月，梁武西洲，靖節東園，其最美矣。然則何以謂之氣象？滄浪之論漢魏古詩曰：「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曰：建安之作，全在氣。」

象不可尋枝摘葉。曰唐宋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是氣象者，一詩中精神藝術之總和也。尋枝摘葉，誠有未當，然卽字句而論，固亦有氣象。在今如「臯騎戰鬪死，駑馬徘徊鳴」，「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叙事之有氣象者也」。「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抒情之有氣象者也」。「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狀物之有氣象者也」。「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說理之有氣象者也」。若全詩之着重氣象者，文姬悲憤，韋孟諷諫，孟德之滄海龜壽，唐山之安世房中，其最偉矣。大約神韻氣象，義無兩缺。時有偏至，喻以人事，王子猷雪夜訪戴，至門不入，神韻也。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容止不變其常，氣象也。郭林宗與李膺同舟，望若仙人，神韻也。黃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氣象也。然互換視之，亦若有似可分，不分是一。是二。神韻之用，因近以及遠，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氣象之用，自外以知中，望之儼而卽之溫也。神韻之美，在空靈淡遠。氣象之美，爲真實渾成。神韻如羚羊掛角，氣象如鳳凰來儀。尙神韻者多返自然，尙氣象者多富工力。尙神韻者多得於天，尙氣象者多肖於人。尙神韻者宜處江湖，尙氣象者好入廊廟。尙神韻者皎如美人，尙氣象者莊如君子。尙神韻者常生亂世，尙氣象者每際盛朝。是以晉當南渡，神韻之俊逸可風。漢斥百家，氣象之崢嶸無比。然則神韻氣象之分，直老子孔子之分矣。何以明之，龍乘風雲而上天，不知其所止者，神韻之至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氣象之至也。古今之詩，無不可以是求之。司

空圖廿四詩品。若沖淡、洗鍊、綺麗、自然、疎野、清奇、委曲、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屬於神韻者也。若雄渾、纖穠、沉著、高古、典雅、勁健、含蓄、豪放、精神、縝密、實境、悲慨。屬於氣象者也。曠觀各代，莫不皆然。六朝與宋元之詩，多擅神韻。所以爲分別者，六朝之詩，神韻而深長者也。宋元之詩，神韻而淺俗者也。漢魏與明清之詩，多擅氣象。所以爲分別者，漢魏之詩，氣象而博大者也。明清之詩，氣象而小巧者也。若夫神韻、氣象，兩俱足者，二周與三唐也。三唐之詩，氣象、神韻而生自工力者也。二周之詩，氣象、神韻而出於自然者也。騷與詩較，騷最富於神韻，而兼有氣象者也。詩最富於氣象，而亦有神韻者也。詩與詩較，則蒹葭、伐木，又偏至神韻者也。文王、丞民，又偏至氣象者也。「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驥彭彭。」似神韻而實氣象者也。「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似氣象而實神韻者也。神韻、氣象，渾然而不可知，淵然而不可竭者，周南、召南是也。若就個人言之，則陶淵明、謝靈運、王維、孟浩然、柳宗元輩，較擅神韻者也。庾信、杜甫、韓愈、李商隱、元好問輩，較擅氣象者也。若曹植、李白、蘇軾、陸游輩，則兼具二者，而未如諸家之獨至者也。至若近代王彥泓、龔自珍輩，則兩者苦乏，而時時墮入歧途者也。今有人分吾國之詩爲浪漫與寫實兩派者，此未當矣。吾國詩人自古無絕對之主張，哀樂雖盛，要不背於溫柔敦厚之旨。此與西洋浪漫詩品相異者也。若寫實主義，惟重客觀，如此之作，但可謂之詩匠，不足以爲詩人，尤非吾國詩人所崇尚矣。又有分爲自然與人文二派者，意較前勝，但未盡耳。彼以好言山水者爲自然派，如六朝三謝之詩，誠近似之。然

如韓詩南山「清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瀕洞，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杜詩夔州「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古木蒼藤日月昏。」雖言山水，已非自然派之家數。未如神韻氣象之爲當也。然則今日當主何者？曰論理宜，二者並重論一時之緩急則宜。主氣象。今世變故愈頻，不患意興，事物愈新，不患材料。藝術愈精，不患字句。審美愈明，不患體格。理解愈增，不患神韻。所患惟氣象耳。然吾所謂氣象，並非語句之豪邁慨慷也。如石達開「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讐血。」氣象鹵莽，豈足爲詩。卽如煙霞萬古樓主人弔項羽詩「江東餘子老王郎，來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擊，嗟渠身手竟天亡。」音節悲壯，而所志者卑卑，亦未足以當氣象。若顧亭林金壇懷古「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於此下江東。卽今御筆留題處，想見神州一望中。黃屋非心天下計，青山如舊帝王宮。丹陽父老多遺恨，尙與兒童唱大風。」是則真有氣象者也。今人之詩，爲士夫所傳誦者，如譚嗣同之感懷三首，氣象褊激，最屬下品。黃公度今別離，氣象薄俗，失之時髦。若易實甫三月三日萬生園賦，才辯縱橫，如花鼓戲，劉申叔癸丑紀行六百八十八韻，陳詞蕪雜，如爛貨攤。又如粵人梁氏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亦嘗風靡一世，實則全屬村夫入城氣象，皆未足爲真詩。居今而求神韻之佳者，如義寧陳氏，蜀榮趙氏，尙不乏人。求氣象之佳者，乃不易覩。若彼閩人鄭氏之詩，氣象沉雄，而未博大。南海康氏博大矣，而不端凝。今若披沙揀金，求之逝者，其以王湘綺之獨行謠四千字，丘倉悔之祝文信國生日五篇，樸茂深厚，殆最

近之。至今人之不以詩名，而氣象巖巖，足與古大作家埒者，丹徒柳髯微詩實巨擘也。武昌渡江，「高帆千葉植平天，江漢交流氣浩然。」謁張文襄祠，「南皮草屋自荒涼，丞相祠堂壯武昌。」諸詩皆覺氣象渾成，至純至正。近若日本詩人田岡淮海所為山海關詩，「獨立關邊望大漠，北風吹散雁行行。」吉田愛山之爐邊小飲，「偶有故人來駐車，窮陰漠漠夕陽初，圍爐小室談今古，命婢寒廚煮菜蔬。對酌寧言酒量減，相看一笑鬢毛疎。明朝雪霽東郊路，同訪野梅騎蹇驢。」則神韻氣象皆臻勝境者矣。雖然，神韻氣象之標準何在？曰：可以老杜懷宋玉詩風流儒雅四字盡之。風流者神韻之妙諦，儒雅者氣象之正宗。惟儒雅之氣象乃為真氣象矣。故如休文八詠六憶艷色繽紛而非真詩者，氣象遠乎儒雅；以張衡四愁較之，得失見矣。太白笑矣悲來之行，意思超脫而非真詩者，氣象遠乎儒雅；以其吳姬壓酒勸客嘗較之，醇醜判矣。秦少游春雨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體物瀏亮而非真詩者，氣象遠乎儒雅；以退之芭蕉葉大梔子肥較之，邪正分矣。東坡詠王衍詩「文非經國武非英，終日虛談取盛名。至竟開門延敵寇，始知清論誤蒼生。」議論切至而亦非真詩者，氣象遠乎儒雅；以陶宏景「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化作單於宮。較之深淺著矣。曰：然則氣象何由而得？儒雅曰：其道有二。脫體與得體是也。大凡言忠孝多迂腐氣，言俠烈多江湖氣，言士夫多酒肉氣，言兒女多脂粉氣，言家常多市井氣，言隱逸多村野氣者，不能脫體者也。篇不勻稱，降求一二佳句，句不勻稱，降求一二美字，猶之無鹽嫫母，

雖欲染黛調朱，終不可掩者，此不能得體者也。能脫體者，自然而然，不染於所習，不假物以自飾，處富貴若忘貧賤，若素喜怒哀樂，畢出於人情，非緣於身外者，是也能得體者。一是皆是，並無佳句，而句句未嘗不佳，並無美字，而字字未嘗不美，不以偏巧炫世一技見長，通體和諧，雖欲點圈不可者，是也。今人爲詩，好作漂亮之言，務求人不能言者，是不知得體之義者也。好表現個性，惟恐吾之不異於人者，是不知脫體之義者也。曰：然則如何而後能脫體與得體也？曰：脫體在於去俗，得體在於復古。陳了翁所謂一爲文人，便無足觀者，蓋指俗套之文人言耳。詩不患乎有偏弊，而惟患乎落俗。俗則真無可救，然去俗非遺世也。非謂倫常日見之事不可入詩，而必求高人華貴之事以入詩也。倫常日見之事，有俗有不俗，高人華貴之事，亦有俗有不俗，要擇其不俗者言之。雖俗而亦化爲不俗者，言之，敕敕力力之詞，膈膈膊膊之興，皆俗事也，而不見其俗者，善化故也。然去俗豈易言哉？苟無嚴格之訓練，雖欲去之，不能。元好問初學爲詩，嘗立禁例二十九條，自警曰：「母怨懟，母謔浪，母傲很，母崖異，母狡訐，母媵阿，母附會，母籠絡，母衍粥，母矯飾，母爲堅白辨，母爲賢聖顛，母爲妾婦妬，母爲仇敵謗傷，母爲聾俗鬪傳，母爲瞽師皮相，母爲黥卒，母爲黠兒白捻，母爲田舍翁木強，母爲法家醜詆，母爲牙郎轉販，母爲市倡怨恩，母爲琵琶娘人魂韻詞，母爲村夫子，兔園冊，母爲算沙僧，困義學，母爲稠梗治禁詞，母爲天地一我，古今一我，母爲薄惡所移，母爲正人端士所不道。」其訓練之嚴如此。雖似拘束，實則未過。既思去俗，豈得任意爲之。古今時

代。雖異。文藝之真理不移。吾望今之爲新詩者。能相勉於是矣。然此猶去俗之一法耳。當先辨俗與不俗。而後法爲不枉吾曩。所謂得體在復古者。正爲此耳。復古之說。今人之所厭聞。吾茲言此。吾知新派之人。必掩耳而走矣。雖然。吾民國他日。苟欲創有偉大文學。則吾同志。必以精求古文。古詩入手。舍此更無正途。而爲詩。必先爲文。爲新詩。必先爲古文。蓋知古文。而後可以知古詩。知古詩。而後可以知新詩矣。然今之講求六朝文者。語及古文。輒有鄙棄之意。何哉。曰。駢文。古文之異形式之有殊耳。古文之名。盛於唐宋。而實導源於三代兩漢。駢文所取則者。亦無非三代兩漢之書也。是駢文之藝術。固亦古文之藝術。同根以生。初無緯繡難遷之意。而世人鄙棄之者。無他一誤。於觀察。再誤於名字而已。誤於觀察者。以漢學家眼光視古文。則謂爲空疏。而失考據。以宋學家眼光視古文。則謂爲嬉戲。而病義理。以選學家眼光視古文。則謂爲庸碌。而少風流。以科學家眼光視古文。則謂爲陳朽。而無實用。以白話派共產黨眼光視古文。則貴族文學。罪該萬死。今之攻擊古文者。不出於此。則入於彼。以此輩而言古文。妄猜盲說。安有當乎。誤於名字者。今人最不尙古。但聞古之一音。輒與古董。古物。古老。古怪之義。混合爲一。吾且嘗聞掌教大學者。竟謂古文爲八股文者。爲主張復辟者。爲孔教之宣傳工具者。爲阻礙人羣進化者。凡此固爲舉世之所深惡。古文既不幸而枉被株連。宜其沉寃不復洗矣。夫所謂古者。真美善之總名也。所謂古文者。文之能真。能美。能善者也。古詩者。詩之能真。能美。能善者也。真美善三字。且不能盡其內容。故總稱之曰古矣。

今稱人品之正直忠厚者曰古道。稱民俗之和樂純樸者曰古風。稱書畫之俊逸者曰古雅。稱良人之深情者曰古權。古豈必皆惡訓哉。齊梁之文。既日流於淫靡。自以後之非淫靡者爲古文也。沈宋之詩。既不免於彫琢。自以前之非彫琢者爲古詩也。雖然。古文何故甚真。曰古文不假繁飾。多任自然。無對仗之拘束。音律之鬪湊。所以爲真。何故甚美。曰古文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至淨至純。所以爲美。何故甚善。曰駢文重藝。每傷豐縟。白話重義。最患乾枯。古文適中。又不可以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藝義兩賅。所以爲善。今世重抒情詩。古文有抒情之長矣。重獨幕劇。古文有獨幕劇之長矣。重短篇小說。古文有短篇小說之長矣。駢文不可夾入古文。古文獨可溶匯駢文。古文又有駢文之長矣。白話所以寫實而病拖沓。古文簡潔。比白話尤能寫實。古文又有白話之長矣。吾每見初學爲文之人。拘於故訓者。自羣經入手。其弊也晦。騫於高遠者。自諸子入手。其弊也誕。炫於麗藻者。自文選入手。其弊也淫。趨於實用者。自白話入手。其弊也嗇。古文未嘗無弊。然其情富於羣經。其法明於諸子。其詞直於文選。其味永於白話。故爲文壇之基礎。學海之津梁也。自古文人。偶有不能爲詩者矣。詩人未有不能爲文者也。今新派詩人。不屑學爲古文。故其爲詩。雖字句之末。體格之要。皆不知所審辨。而所謂詩者。以是非。亦非詩矣。至於就詩言詩。當自古詩入手者。亦以古詩之弊少也。吾又常見初學由樂府者。易爲獷。由近體者。易爲謁。由賦者。易爲雜。由辭者。易爲纖。皆不如古詩之平和中正。無抒情說理。叙事寫景。俱宜矣。約而言之。

欲學詩。不可不先學文學。文學當自下而上。古文是也。學詩當自上而下。古詩是也。四千年中。居此上下之轉樞者。唐也。唐人集羣經諸子之長。而創爲古文。辨音律格調之細。而別出古詩。可謂真能建設者矣。嗚呼。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無周則無思想。無秦則無政治。無漢則無土地。無唐則無文章。唐人之貢獻。偉矣。所以能致之者。復古之功也。去俗之效也。脫體之力也。得體之道也。氣象有儒雅之表也。神韻極風流之妙也。而終於能辨真與僞之微焉。然則居今言詩。自真僞以外。復何有哉。



葛蘭堅論學校與教育

張蔭麟譯

按葛蘭堅先生 Charles Hall Grandgent 之爲人及其著述已詳見本誌第六期「葛蘭堅論新」篇首按語。茲所譯者原題爲 School 亦其新舊雜誌 Old and New: Sundry Papers (1923) 書中之一篇。雖所論者爲美國學校情形。而於教育之精義。人生之原理。多所發明。且吾國近今教育。專事摹倣美國。而美國教育之流弊及其缺點。早爲識者所共見。葛蘭堅先生此篇慨切言之。則在吾國人讀之。亦可作藥石針砭也。編者識。

盜格魯撒克遜民族

英美人

與拉丁民族

法意班及羅尼亞人

之異點。以其追思少年就學時感情之不同爲最著。

試取「湯姆卜朗」

二書。

Tom Brown 乃英人 Thomas Hughes (1823-1896) 所著。自叙就學之經歷。共一書。1 日 Tom Brown's School-Days (1857) 1 日 Tom Brown at Oxford (1861)

及「小物件」

Le Petit Chose 法國文學家

都德 Daudet (見本期插畫第二幅) 所著小說。自叙少年在學校之情形。此書已由李劫人譯爲中文。列入少年中國學會叢書。中華書局發行。二書並讀之。則可見英國法國文學之取

徑各別。而於以知兩國國民性之大較焉。夫人一生之性行。莫不養成於其就學時代。故因此而有終身喜奔走野外者。亦有終身喜蟄居室內者。有能熟察鳥獸草木之形狀者。亦有竟不識鳥獸草木之名者。甚矣其不齊也。法國學校。近年頗有改變。然仍與英國之學校。截然不同。而與美國學校相去尤遠。法國人士有來美國考察學校者。見講堂上滿飾以塑像及圖畫。據云皆係某某級畢業生所捐贈也。又見校內壁間懸掛老教師之巨幅眞容。日灼灼下視。據云其遺愛深入學生之心。故學生爲垂紀念也。又見圖

書館、實驗室、鋼琴、留聲機器等。據云皆畢業同學會之愛母校者所贈捐也。此法國來賓則不勝其驚訝。以爲天下竟有愛學校如此者。豈非喪心病狂之人耶。又見不特私立學校如此。即普通各級之公立學校。以人民所納稅爲經費。而學生來學亦出自法律強迫者。其學生愛校之心理亦莫不皆然。嗟乎。吾葛堅先生下做此。每年必接到某某市立高等小學畢業同學會或譯稱校友會年會聚餐之請帖。措辭極爲懇切。蓋予曾畢業該小學。然該小學已停辦四十五年矣。予終未赴約。其日適值予一年中事務最繁之時。然予仍擬他年赴會一次。以答舊同學之美意。使在會得遇昔日總角同窗喬治、約翰諸友。予更何靳一往哉。嗚呼。此諸人者。未知其尙在世間否耶。（予作此文後曾往視之。知其尙存）

吾所叙之法國來賓。乃實有其人。非若尋常著書者假託爲自異國遠來之子虛烏有先生。以自明其意旨者。吾試以吾茲所感喻彼法國來賓。彼聆吾語。重思之。因自言其童年在學校所經歷。實不堪回首。縱非有如惡夢。而所受艱苦。實不減於市肆之學徒。彼於舊日同學中。固亦有至今猶相愛念者。然其愛也。蓋由同病之相憐耳。於舊日師長中數人。固未嘗不德其春風化雨之培育。而感激不忘。每憶舊日之嬉遊。固未嘗不啞然失笑。然就其所經歷之全體而論。實彼所不欲再留於腦海者也。歐洲大陸諸國。如德、法、意、班、其、人、民、之、心、理、大、都、如、此。吾習遇而知其然。由小學中學而進大學。其於此輩。正如囚人之出牢。蓋卒然由闇昧而入於光明。由壓迫而入於無羈絆之獨立也。

此法人驚愕既已。旋問予以此校諸生智力之施展。吾首示以校報一。最近校中音樂會秩序單一。下次跳舞會通告一。未幾。校中有戲劇表演。亦邀之往觀焉。季春。校中將開展覽會。惜彼不能久留。未及一睹其盛。幸而體育比賽。校中不時有之。蓋足球、籃球、棒球、田徑運動等遊戲。因季異宜。歲無虛日也。此各種學校事業。出其意。表五光十色。雜然並陳。使彼目爲之眩。不復遑問校中課程矣。課程固彼所特爲注意者。然當時竟無人提及也。其後吾告之曰。吾國人指美國人下做此猶古希臘人然。其視體育之重。不亞於智育。彼於原理上亦贊成此主張。吾乃更爲指陳。謂體育競爭。足以鼓勵自信、敏捷、互助諸美德。關於戲劇及跳舞。吾又爲之說明。乎吾國人心目中。以學校爲公民生活之中心地。(Civic Centre)欲使學生自願居留學校。而不以勉強居此爲苦。吾更不自揆量其社會學根柢之淺薄。進而昌言曰。吾美國一般中學學生。雖甚淺薄。然其教育之程度。已遠較其父母輩所造詣者爲高。彼爲父母者。亦自知與後輩相形見絀。故俛然賴後輩爲社會之引導。舉社會各事。委諸其肩。而奉子女爲教化之圭臬焉。吾末復言曰。是故凡爲父母者。苟欲使其子女安適尊榮。則當加意於其遊戲之成績。而不必嚴責以學業。蓋學業一途。彼父母輩固無暇及此。而亦無心及此也。

凡事反觀。易得其平。不旋踵。吾乃身在法國考察教育矣。語其實。吾固非初入法國之境者。吾髫齡久居法。少年時亦嘗再往。若以身歷學校之多寡。爲教育程度之標準。則吾在所識朋輩中。可謂爲受教育最

深者也。吾童年身經八校。其七公立。其一則私人捐資所辦。既長。復嘗肄業於三大學。一在美國。一在法國。一在德國。其後七年。又以視學爲業。更遍舉之。吾又嘗任大學教授於美國及法國。吾之述此。蓋欲以明予下文所比論者。非無根之談云爾。

以一、美國人而入法國學校。首發其深省者。卽氣象之冷肅。其建築雖頗美觀。然入其內。絕少安逸之感。覺其校舍樸素嚴穆。無可供奢靡之享樂。若觀者稍留片刻。便覺其學生異常用功。懨懨欲睡之態。絕無旁皇他顧之舉。極少而斯二者。在美國學校教室中。固司空見慣者也。吾中國之學校則何如。願讀者思之。彼法國學校。其

教員乃真正教書。而非徒聽課。謂聽學生覆述也。

其學生乃真正學習。且也。彼間學生所學。若以吾國人眼光觀

之。皆過於高深。而遠非其年齡之所宜者也。更進而察之。益足徵斯言之不謬。吾僑試一溯法國兒童受教育之程序。一觀其在家在校之所行所爲。一與之交談。以覘其思想之程度。則知其自始至終。實超越於美國兒童。不可以道里計。則不得不謂法國十七歲之中學畢業生。方之美國二十二歲大學之學士。縱不能恰相齊肩。亦庶幾也。吾所謂相齊肩之者。謂其學識之豐富相稱也。判斷之敏確相等也。理解之成熟相均也。致用能力之大小相若也。由是觀之。就智育上言。法國兒童之程度。視吾美國兒童。蓋高出五年。就體育上言。亦不相弱。彼固幼學。而亦居處有節。玩息足度。法國學生固不以運動遊戲而荒學業。而亦樂此不疲。苟吾之觀察不謬者。法國遊戲種類之繁。實與美國埒。而身習者較之觀望者爲多。尤有

進者。彼思想較簡單之美國兒童所視爲瑣碎幼稚而不屑爲之玩樂。法國兒童反於其中得有益身心之消遣。課餘行之迅得休憩。而不必如大規模運動之多費轉折焉。

善爲教育者。當思所以使學問之造詣與樂羣之訓練並行不悖。使學生致力於功課。而同時亦喜愛其學校。若斯之情形。豈不能實期者耶。夫使吾儕美國人而僅自相比競。則吾儕之受教育與否無足介意。何也。以吾儕皆在同等也。今也。吾國乃世界列強之一。長足善走。而與我相角逐者。肩摩而踵接。故吾儕必須勉自淬厲。不然。則瞠乎其後矣。然吾儕無論處學校及社會。在在乃不欲棄其平日酣嬉優游之道。夫即使外無對峙之邦。此道亦豈能長守耶。時至今日。吾國生齒蕃足。社會集凝。非復往時之寶藏四溢。無論智愚勤惰。皆可予取予攜也。昔也。目不識丁之稚子。囊二十錢。跣足而入都市。瞬息間即可成百萬富翁。今則此時已過。吾儕不復敢謂一人一事精者。百事亦必精矣。不旋踵。彼不學無術者。將無立足地。彼學通半術者。亦不易得一位置。蓋內競既烈。則合格之標準必提高。其在法國亦既然矣。不苦人之教育。不久將成陳迹耳。

質言之。吾所謂犧牲兒童之快樂。或未免言過其實。即吾儕今日寬和之教法。亦非盡不苦人者也。世之兒童。誰有自願負笈於學校之門者。誰有自願居留其地者。強迫與鎮壓。至今猶爲吾國學校之常徑。愛校之心。非生於在校之時。蓋出校後之感想耳。無論如何以娛之。適之一日。在校終是苦多樂少。惟過後。

追思始覺其樂而忘其苦耳。教員中固有誨人不倦者。至於學生。雖最優者。苟無羈勒。亦將去學校如敝屣矣。欲造成大器。必須使兒童伏案枯坐。潛心一物。日歷若干時。而兒童未有不惡。久用其心。未有不惡。靜坐者也。故教育無論如何寬和簡易。終是苦人。不然。何其需用機械指學校行政手續之繁多也。而此機械。且日趨於緊嚴。日趨於複雜。使火星上有研究效率之專家。將美國大學及宏大而時式之學校指中小學中一切事項而統計之。其所得結果。當為管理百分之五十五。教授百分之三十五。學習百分之十。夫使學者能深思勤習以求所學事物之真意義。則興趣自油然而生。而研習之苦自蠲。但事效顰逐末。何如真正用功之為事半功倍。使能約束頑惰者之身心。不使流於恣縱。則管理之功甚可酌減而無害也。

雖然。吾儕所亟欲考求者。即如何而能兼備二者之長。以法國學校之能造就實學。與美國學校熙熙怡怡之風氣。融合為一。趨此有道焉。舉羣學生而善為班別之。每班毋使人類太衆。毋使程度太參差。夫考試所以甄別學生智德之高下優劣。故考試結果。必須厲行賞罰黜陟。否則無所用其考試。近日教育界風氣。永不開除學生。下至造就無望者。亦皆留校。豈惟如是。更令所有學生皆按時升級。雖明知不能上進者。亦任其濫竽。夫謂學校為全體人民而設。受全體人民之供給。是以當為全體人民之子弟着想。此言固甚合理。謂雖下材亦不當棄。惟當如其資質而培育之。此言亦深契乎人道。然若良莠不辨。高下不分。聚四五十賦性頑劣。程度參差之幼童於一堂。而命一可憐之女教員教授之。此又豈合於理而契乎。

人道耶。夫如是。則爲教員者。祇能每日上堂。奉行故事。兢兢妨止學生。毋爲十分暴亂之舉動。其他非所敢問。於是學生之蠢者愈蠢。而慧者亦無從施展其天才。教員疲於奔命。生氣凋殘。有百害而無一利焉。苟社會而欲其兒童眞受教育。則必須廣設班級。數足敷用。苟社會而欲其低能兒童亦受教育。則必爲此輩另設專校。另開班級。因其所需而教導之。若犧牲才者。以就不才。棄將來社會之中堅。以成就將來社會之贅瘤。此豈所以爲義。豈所以爲愛國哉。夫以最劣學生之最劣成績爲教授標準。而欲養成領袖人才。難矣。豈惟領袖。卽求明敏循良之人。能任小事者。亦不可得也。

數年前烏託邦

按 Utopia 一字。嚴譯爲烏託邦。乃子虛烏有之義也。英人巴特拉 Daniel Patten (1835-1902) 著 Erewhon Visited 及 Erewhon Revisited 二書。亦描寫子虛烏有之國。上。意在表明機械過度之害。并攻斥達爾文天演論

汰之說。其國名 Erewhon 者。蓋以英文之 Who 二字。顛倒字母之次序而成者。今此處借用該地之名。無非烏託邦之意。然作者實指陳美國各地之實在情形也。

新任一視學員某。其人乃教育界

當道所交譽者也。彼實爲著名之統計家。於教育學最新之學說。無不熟知。彼視學生與教員。僅爲統計表格中之資料。而不以人視之。於其行爲。毫不經意。且雅不欲與之交談接觸。惟日日夢想。（彼固一理想家也）冀於全國視學員大會時。得挺身展布其統計表。以冠絕同曹。當其下車未久。卽實施新猷。通令嗣後評定教員成績之高下。全視其所授學生中升班者之多寡爲斷。最良之教員。卽能使其全班學生皆升級者也。倘其學生中有百分之二十須留級者。則該教員之地位有動搖之懼矣。於是練達忠直之教員。畢生以灌輸眞知。獎掖勤篤爲職志者。乃愕然大駭。惟碌碌無能。胸乏主宰者。獨眉飛色舞。蓋彼

輩既不能以智識誨人。又不能使愚惰之生徒端其視聽。自知不見重於世。日懼其位置之不保。至是爲要譽於學生及其父母計。乃寬予分數。使人人皆列優等。而按之某視學員之新政。此輩皆爲上選。遂標舉以爲教師真材之榜樣。不寧惟是。某視學員更命此輩窺察其他教員。凡有不以此法爲然。而竊竊私議者。隨時稟報。此倒行逆施之舉一出。教育界乃大起恐慌。行之逾時。誠愿之教員惟有吞聲忍痛。若偶出怨言。或略明真理。皆足立致重懲。蓋某視學員乃狠毒之徒。其任性妄爲。殘忍專斷。不殊古之暴君。其害尤有甚者。此政令一入於兒童之耳。於是各校生徒互相傳語。咸謂在新法之下。無論勤惰。皆一律升級。一律畢業。吾儕奚孜孜自苦爲。此其爲效。可想像而得矣。噫嘻。洪荒草昧之世。乃復至矣。Saturnia 相傳爲國。乃羅馬立國之始。此以草昧初開。教育荒落。喻當時烏託邦即今之美國之學校也。黃金時代乃復覩矣。昔者盧梭幻想初民之情況。謂其獠獠狃狃。無學術之污。其天真無思想之敗。其堅璞不圖。此狀乃將實現於爾時之烏託邦矣。幸尙未及此時。某視學員已因積功擢拔。昇任實有國。Fren Henos 乃 Some Where 一字顛倒。具字母之次序者。意云某地。實有其地。今本烏託邦之義。譯爲實有國。某職。此缺較優。某遂居之不疑。而烏託邦之學校乃得復返於文明之域焉。

良劣同升。世所謂合於「德謨克拉西」之舉也。苟以畢業證書予斐然有成之學生。而於怠惰無成者。靳而不予。則賢不肖之別昭然。而競爭之精神因而奮起。據盧梭之意。競爭精神乃智力初啟時之第一惡果。盧梭謂古之野人散處林莽。終身鮮相通問。及其相遇相撓。苟非適逢其會。矜憫心興。則雖致敵於肝

腦塗地亦所不惜。夫謂矜憫心爲學童所特具。既難言之成理。而欲令學童相隔。使其行動各不相知聞。亦勢所不能。今有甲乙丙三學生於此。甲乙勤而丙怠。此事必三人所共知也。吾儕於此。乃有一難題焉。其將辨別勤惰。授甲乙以證書。使丙向隅。而不顧甲乙之驕樂。丙之怨望歟。抑將使證書之賚。溥如甘露。不分良劣。均沾其惠耶。由後之說。則證書失其表彰之效。而畢業云云。直等於齷齪之濡裳矣。語云。庸人盡顯達。誰復見真才。今之大學中學以至小學。其有驗於斯言者。亦不云寡矣。在此等學校中。勤惰既不分。學生遂相率而趨於惰。畢業證書之值既等於零。則以學業市之者。其所出代價亦皆等於零。蓋有常見之者矣。神氣清爽之人。幽之癲狂院中數年。則竟與同居之瘋人俱化。惟學校亦然。每有前途無量之少年。不幸而入於所謂「德謨克拉西」式之學校。於是高舉之雄心。求知之大欲。（亞里士多德謂人皆有此欲）日漸消磨。至束書辭校時。其庸拙麻木。已不減於其頑劣渾沌之同學矣。彼迎合羣衆。巧言惑世者流。無論在政治界或教育界。其所行所爲。皆出一轍。彼輩以媚嫉之心動人。以爲同是人類。何以某也獨當敏慧多聞。衆既昏昏。則不容獨有昭昭者在。充其說。必致賊智以齊。愚而舉世。遂日趨於退化。在昔美國之初辦教育也。原爲可教者而設。原以造就良材。厥後學校日多。學生日衆。而就學者之流品亦愈雜。世之妄人。不思鼓勵全體。使之努力上進。惟事貶教材。降標準。以便低能者。惟知日日昌言曰。「盍與此魯鈍之兒童以學習之機會。」一若彼聰慧之兒童。則不應有學習之機會者。

夫處今日講求效率之秋。尤不當使人材耗廢。任何才技。悉當滋養栽培。凡屬資質特優者。所學悉當滿其量。猶之身健者必需飽食。所謂「德謨克拉西」者。非以蠢相齊之謂也。如其然。則德謨克拉西之國。必不能久存。夫敏銳者必當爲魯鈍者之先導。不然。則無進步可期。而不進。則退矣。欲使敏銳者識途趨正。指引得宜。則必先循其敏銳之天資以教之。必須使其天才得自由發展。苟敏鈍者將爲不才而犧牲。則豈獨其自身之不幸哉。抑亦凡仰其指引者之不幸也。

凡上所言。皆以明乎苟欲將吾美國兒童程度提高五年。使與法國兒童並駕齊驅。苟欲厠吾美國於先進諸國之林。則必付相當之代價。現行制度中。所亟宜改善者。厥爲班級之分配。每班人數。須求其少。使教師得嚴別慧鈍。勤惰。視各生進步之遲速。而隨時黜陟之。察各生之習性。而特別教導之。資質魯鈍者。固當扶助鼓勵。然切勿因此而置領袖人才於不顧。領袖人才者。國運前途之所繫也。某地有宏大之商業學校一所。其校務之設施。吾兩年來所細察而稔悉者也。此校舉辦之初。既無所謂理想。亦非所以市惠。直一牟利之機關而已耳。直一工廠而已耳。然其爲工廠也。出品優良。銷路暢盛。出品謂學校造就之商才。銷路謂該校畢業生在各機關易得位置。斯校優點頗多。吾竊願世之堂皇赫奕之學府。能效法焉。其學生之初來也。校中職員一笑迎之。將該生所需之學程。立即測定。新生抵校。不一二小時。即可挾書而入講堂矣。以視其他學校。每新生入學。不知經幾許延宕留難。其間孰得孰失。豈待吾之辭費耶。然此校尤可貴者。卽以注重學業爲首

務。各班學生。每經兩星期或一星期。皆有升班之機會。惟必須成績去百分不遠。始得預升擢之選。苟未達此的。則仍習舊課。故步長封。日受教員之誘導激勵。其學費頗昂。故學生不得不以迅速升班爲務。然必處處細心。成績優異。始能及此焉。昔者我國與西班牙戰。二一八九有一西班牙兵艦。遇我軍礮擊而沉。吾友某君。實事求是之人也。顧而言曰。行事不中繩尺。其禍乃至於此耶。嘻。庸詎知按之今日教育界情形。學生自入小學。以至挾學位文憑出大學之門。而始終未嘗行一事中乎繩尺者。比比然矣。蓋彼爲之師者。從不以正鵠相責。不中不遠。斯亦可矣。其所以如是者。又非因學生才有不逮。力有不足也。苟且敷衍。既可塞責。爲學生者。何樂而不出此。然及其離學校之羽翼而投身世途。則前此所種之惡果。一一畢現矣。今吾國學校之常規。凡學生能習其課業三之二。而於所習中又有三之二中繩尺者。輒可循序升級。試思倘以此標準施於銀行之管庫人。施於市肆之司帳者。或施於升降機之夫役。其結果當何如耶。今有司票據之書記於此。每星期僅辦事四日。四日中所書券。不訛者居三之二。則其人苟非該公司總理之子姪。必將以溺職而遭開除矣。噫。教育云云。乃如是耶。更有一言。欲爲世之言教育者。告曰。凡學生之成績。苟未盡其力之所能。毋以爲滿足。凡學生學習之事物。必以其能盡力而獲實益者爲標準也。然則所當使學生研習者。果爲何種事物耶。此實極難解答之問題也。近五十年來。科學大明。其繁難倍蓰於疇昔。況在美國。外人遷入。衆族雜處。尤紛紜不易理。夫民既不齊。當思所以因材施教。職業教育實

爲首務。科學當注重。而亦當求母顧此而忘他。且也新興之教育原理。與根據近今教授經驗而生之主義。又風起雲湧。雜陳於前。吾儕當思所以鑑別而去取之。數年前。吾常聞之績學者曰。英文 education (教育) 一字。源於拉丁文之 educo。訓爲「我引出」。意卽將天賦之智能。引之使出。育之使長之謂也。

今日者。此天賦智能。似深韜固藏而不欲出矣。蓋謂雖極力引出。而學生殊未表現若何之天賦智能也。吾近嘗殷然與一精拉丁文者

談。彼告予曰。educare 一字。不作引出解。而教育之方式又一變矣。方吾之初掌教席也。啟發式之教授

法。即以引出天賦智法能爲務之教授法。正盛極一時。吾親見某教授善用此法而頗見效。乃決試用其法。吾所授者爲法文。班

中有一情童。坐前列。瞪目而睨予。貌懨懨似欲睡。吾呼而命之曰。盍發言乎。但張爾口。鼓爾唇。罄爾心中

所有。此非難事。汝必能之。其速言。彼目光更爛於前。徐張巨口作聲。語紊雜而含糊。喧嘩如法拉里斯

Phalaris 法拉里斯者。古西甲之暴君。凶殘好殺。變人爲銅牛。每殺人。則投其人於此中而焚灼之。後爲亂民所殺。其在位之年。爲紀元前五七〇至五六四年。之銅牛。自是以後。吾乃

盡棄前策。乃知胸既無物。安從而引出之耶。乃知是空空者。必當思所以充而實之。乃可。昔有一學生。於

考試物理時。大書卷端曰。「真空者。乃空虛之地。教皇之所獨居也。」嗚呼。學生之腹筭空虛若此。爲之

師者。不亦難乎。

貯糈糧。以實空廩。誠教育中當務之急且重者矣。然使廩破不完。則穀麥必東入而西出。善乎。但丁之言

曰。領悟而不記憶。不可以爲知。故學生之記憶力。必須常加振勵而滋培之。今之教育學家曰。記憶力不

能培育而滋長。其爲物也。稟自天然。生而卽備。不可以人力漸增。此輩教育學家恆不顧其言之違背。人類經驗。例如藝成之伶。其習一劇。速於初學者十倍。此事實之昭著者。而教育學家不屑措意也。然吾儕則不能不分辨。夫教育學家所持之原理。不出二種。其一、曠觀人心之良能。妄加懸測。由所懸測而演繹之。於是原理出焉。其二、取各特殊試驗所得之結果。會合以觀其通。於以構成原理焉。就前者言之。則凡論證及實據。皆足以摧破其說。就後者言之。則其說恆因實驗而改變。故關於人心記憶力之理論。彼教育學家或將縮小其斷案之範圍。而昌言曰。專習某類事物。久之。則其記憶此類事物也易而速。惟泛記各種事物。則無此效云云。此所持論。欲使細心體察之教員悅服。亦已難矣。蓋據彼之經驗。凡學生之習於博聞強記者。每遇一事物。輒一日瞭然而不忘。惟習於怠惰者。雖強之。亦非反覆數四。必不能使之記憶。尤有進者。使此細心體察之教員。而已執教鞭三十年。吾知其必當謂。自近世教育學說經人採用以來。學生之記憶力。大爲減少。愈趨愈下。大多數學生。雖極用心。亦不能記一事至三日不忘。至於四日不忘。則鮮有能之者矣。此類學生。日多一日。誠可爲教育前途憂也。昔吾在髻鬣時。酷愛蟬。取以爲玩。嘗見一蟬斷足。知此蟬若委置草野。必不能生。乃搆一小屋處之。中備野草羊齒。鑿穴二池。一以貯清水。凡可以爲蟬居處之安者。無不悉具。吾又乞諸父。得菸葉一小束。置之小屋中一隅。蓋蟬體能放深褐色之液。兒童謂之菸汁。吾遂疑蟬或需菸以成此液也。此蟬一若知吾勞而感吾德者。蘇息有間。吾爲遣其暇日。

計。乃教以其弱脛所能勝任之小技。既終朝。小有成。一若以酬吾之煩勞與慈惠者。然至明日。又須重新訓練。前此所教成者。已無踪跡遺留矣。近年。吾常覺所教學生。不啻一班小蟬。其生命日日新。不復知有昨日事者。

從吾儕記憶之經驗徵之。當得所以利用兒童記憶力之道。夫事物之存於吾儕記憶中者。必其所遺之心影最明晰者也。此盡人所知也。吾儕當孩提時。正如一白石板。凡入於感覺中之事物。一一紀載。及齟齬。苟石板上尚有餘隙甚多。則所見所聞。大抵錄存。惟其字跡不免有上下重疊而朦混不清耳。自此以往。所書愈模糊不易辨。俾事物之印象與前此所記悉截然不同者。始依稀可認。此不易之例也。愛丁堡。吾童時嘗一蒞其地。至今記之甚清。倘得再至斯城。猶當識其街衢路徑。其於路易斯頓 Louisville 在曼恩(Maine)省。

及齊斯特

Chester 在美國本薛文尼亞(Pennsylvania)省

也亦然。惟必須該地舊觀未大改乃可。至於壯歲曾一遊之哥倫布 Columbus

umbus

城名。在美國Ohio省

納溪城 Nashville

城名。在美國Tennessee省

魯斯安吉利斯 Los Angeles

城名。在美國California省

諸城。其遺影雖

足娛我。然已全漫漶矣。惟加克桑城 Carcassonne

在法國南部

獨不爾。其風土特殊也。吾之遊此城。雖在中

年以後。而其景物今猶不能忘。倫敦、巴黎、羅馬、費拉得爾費亞。吾自童年以來。嘗屢駐足其間。今追懷曩踪。其最先展現目前之影像。厥為初遊所見者。然已為後來之印象所覆疊而略帶朦朧矣。吾童時遷徙靡定。凡至某地讀某書。至今思之。猶歷歷如隔日事。每言多且斯特 Dorchester 城名。在美國Massachusetts省。 輒念及一

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英國彭衍John Bunyan所著小說

及 Barnaby Rudge

英國迭更司

Dickens 一書蓋六七歲時

在其地所讀者也。九歲時嘗居吳斯德

Worcester

城名。在美國 Massachusetts 省

之某山。每思其地。輒憶及爾時所讀之

[Adam Bede]

伊曼脫 George Eliot 所著小說

吾之讀已能 P. T. Barnum 氏「奮鬪與凱旋」Struggle and Triumph 一

書。蓋在佛芒特

Vermont

美國一省名

之一小村。讀時幾疑身入書境。今此小村之名。已忘之矣。又憶及巴黎

之域利葉路

Avenue de Villiers

髣髴嘗從其地偕歐露世 Jules Verne

按此人係法國文學家(1828—1905)所著小說重要者有二種。一曰「海底旅

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由紅葉生譯出。登載二十餘年前之新小說月報。一曰「環遊地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 今此句云云。即指環遊地球一書也。

作月中之遊焉。凡吾少年時最初遊

心之典籍。其影像獨留於今。吾覺此中人物情節之栩栩逼真。雖生平所遇所友之人。無以尚也。三十歲

以後所讀書。除少數迥異尋常者外。今幾盡忘之矣。即就小說而言。如 Adam Bede 一書。壯歲曾再讀。然

今試追思書中情事。其湧現目前者。皆初讀所得者也。第二次所讀。僅使前影漫漶而已。是故吾敢斷言

曰。凡人無論年壽之修短何如。過十五歲。則一生已去其大半矣。由此觀之。兒童之向學。愈早愈佳。知識

之所關。甚鉅者。尤當早獲。且也。吾儕苟欲留歷久不磨之記號。則必當擇石板之潔淨處施之。不然。則筆

畫必須蠹大。使能識別。至於初次之記錄。尤當正確。蓋初次所留之印象。無論正訛。皆將永存。吾儕更須

慎防後來之訛像。勿使蒙蔽最初之真容也。

今之評論學校者。每病其以書中事實灌充兒童之心胸。而不思發展其智力。凡茲調言。與啓發式之教

育學說。恆相爲表裏。夫使在昔日。吾尙未生世之時。而爲此言。或當不謬。今則不然矣。方吾爲學童時。灌
注事實之教法已大弛。至於今日。已盡廢止。衡以今日教育之成績。而知其然也。近今初進大學之學生。
腹笥極爲空空。教員雖欲竭力探察其中所儲者。爲某種物料。亦不能得。然而以灌注事實爲病之陳語。
竟成爲世人之口頭禪。由一代而貽於他代。一若祖傳之家具。因其用久而寶之。夫昔之學生。朝夕研誦。
其所茫然不解之事物。固非長策。至於今日。吾正患學生之寡學耳。今日美國人民之所急需者。厥爲真
實之智識。蓋吾國實不學之國也。善爲教者。固當啓發兒童之心思。然使無以爲思。則將何從思起乎。語論

云。思而不學。則殆。

推論多矣。而美無根據。邏輯深矣。而缺乏前提。果何益哉。笛卡兒以爲理智之稟賦。人人惟均。

多學博聞者。自能施之於用。不學無識者。惟有坐廢。此種良能。知識者。發動機器所需之汽油也。非燃汽
油。則機器不能動轉。雖知汽油之產地何益。故知識必須爲我之所實具。但知由何處取得知識。猶不足
也。譬如吾今需八乘九之積。以入算。設吾不之知。而有人告我曰。某處書架上層左偏。有一書名算術者。
其中有九九數表。可供參考。嘻。是豈不等於畫餅充饑乎。昔有一人。博學而能著述。逮中年。乃從事編製
一書目。聚紙片爲之。每語及此。輒洋洋自得。談吐所及。舍此外無他物也。每遇二三淺見之友朋。必引之
往觀。以炫其數量之宏。增益之速。然自是以後。彼不復有隻字問世。彼鎮日向書目中討生活。已無暇思
索。研考矣。夫吾儕當將所必讀。或欲讀之書名。錄置左右。以備遺忘。此自不待言。然飲學海之一瓢。固遠

勝於擁汗牛之書目也。吾國近今風氣。治國學者。亦不悅讀書。教者但開各種目錄示人。學者亦競相傳鈔。書日出而學問亡矣。

昔當歐戰時。有吾鄰居之少女言於人曰。「吾閱報知法國已奪取德國陣地三百米突。吾希望此施用毒氣礮之大戰。可從此息矣。」予所以引此鄰居少女之言者。以彼甚足表見近世教育之成績也。觀其言。此少女心中之邏輯步驟未嘗誤也。彼未嘗無推理力也。惟惜乎胸無材料耳。使彼而略知米突制度。而略聞攻戰之方法。吾知其當不作此謬論。三百米突折合不及百丈。得此區區陣地。實不足為法軍慶。安能即決兩軍之勝負。且美國報中消息如此。即可推知法軍並未得利也。

使其勝則大鋪張矣。豈僅云三百米突哉。不寧惟是。更當能想像此役之情況也。夫事實有兩重價值。其一。供吾人以正確思想之資料。其一。能刺激吾人之想像。蓋想像正猶推論焉。無智識以為之資。則凝滯不動。而判斷力也。想像也。智識也。皆當由良善教育以養成之也。幸較言之。吾國政客之所以主張悖謬。非由其賦性愚拙。或有意欺詐。而由於其判斷力。想像力。及知識之缺乏。其言之所以能動眾者。正因世人一如政客之闇昧無知。不別黑白耳。坐是之故。世人每懵然吞嚙偽宗教家偽科學家之甘餌。而受其欺。蓋賬本既缺。則無從審核計算之正訛。無從懸想事物之本來面目。以明非之為非。此偽教育家之害也。

真正教育家。其最有效之方法。在啟發學生之想像。茲試從兩方面分別言之。其一。學生多聞則思。思遠則足以窺知其所學之終。必獲益。用能立志勤苦為學。逆觀將來當有收果之一日。凡行而無目的者。其行不足尚。而為學之目的。又非坐井觀天者之所能夢見也。其二。想像足增為學之興趣。能想像則生

同情。則能領悟。則能創新。能進步。倘吾儕心目中不復覺有出乎己上者。則決不能有所進益矣。或言據歐戰之證驗。凡曾受大學教育之青年。較之恆人。更善於應變。易於教練。富於策略。倘此事而確。必因大學。學生平日濡染於文藝。文藝者。最足以引起創新之想像者也。凡平日以奉行故事爲能之人。設一旦處於無前轍可循之地位。逢意料所不及之急事。則必無所措手足。惟賴習於遐思遠慮之人。來作救星而已。改革也。發現也。創新也。皆非彼長日碌碌。依樣畫葫蘆。以謀衣食者之所得夢見也。（出於偶然者。不計）惟參徹人生萬物之潛理者。始能爲之。當歐戰時。有某高級工程師。受政府之委託。選擇人才以爲各種製造事業之領袖。彼告予曰。大抵各種實業中。其堪充領袖之人才。類皆前此未嘗委心致志於一種專業者也。彼專門家。自其始業。卽習於不用想像之手藝。故恆注意具體之細節。而不明抽象之通義。於彼目所及見者外。不復能高瞻遠矚。亦且不欲爲此。凡根本改革之建議。自彼觀之。皆荒唐不經。河漢無極。不能得彼之贊同。亦不能邀彼之反對。以吾所聞。此實美國科學專門學校之大缺點也。此等學校所養成之學生。不啻從機器造出。而亦無異於機器。只能爲一事。此輩學生。正如吾國株守故轍之「實利派政客」然。在今日普通中小學校中。此種機械式之訓練。蠶食人文教育。日甚一日。而人文教育之足以開拓領悟力。啓發創新才。據實驗所示。固已昭然若揭矣。

國家之施行職業訓練。當至若何程度爲止。此乃一政治上之問題。而與社會主義之大問題。在在關連。

者也。吾確信專門職業教育。倘能行之得當。言之坦白。則雖掌自政府。亦或當有利。所謂行之得當云者。謂此種訓教育。能於甚短之時間內。將社會中分利之人。悉化爲生利之分子。而曾受此種教育者。其生利之力量。又須非他途出身者所可及。所謂言之坦白云者。謂當還此種教育之本來面目。以藝徒訓練。視之。而不可以替代普通學校原有之課程。今日教育上之大誤。卽在緣飾此種藝徒訓練。以爲學校教育。而欲以一矢貫雙雕。就吾所觀。此調和並鶩之結果。乃產生一無能名之雜種。既非藝術。亦非手技。又非學問。其爲物也。渺漠而無價值。板滯而不足以適應心靈之巨需。然職業教育未嘗無用。其用正如遊戲。吾儕固不當使兒童長對書本。或久遊心於抽象之境。必須勞其手足。運其意識。必須使之實習具體之事物。而中乎繩尺。此類實習。昔之兒童已得之於各種遊戲。如運動、手工、印刷、木工、科學試驗、無線電、腳踏車、小舟、自動車等。今之兒童亦有幸而得之者。鄉村之兒童則更有田間之經驗。女童則有縫紉及家事操作。而今日男童之遊戲。女童亦率皆行之。雖然。今之幼年男女。其能獲益於遊戲中者。爲數已不多。吾儕所當教育者。不僅上流社會之子弟而已也。尙有外國移來及勞工社會之兒童。蟻聚蜂屯。無遊戲之地與機會。故素不知所謂遊戲。操斧鑿。乘腳踏車。自彼觀之。其艱難直不減於幾何學。吾儕於此等兒童。必當求所以匡其短。故木工、鐵工及其他手藝。爲學校副科所不可少。然此諸技藝。乃以替代遊戲。而非替代學業。當視之。如消遣之具。但分暇晷爲之。毋以佔誦習之時間。況手工技藝而外。尙有遊戲及

體操。合之已足消磨一日光陰之大半。今所劃歸讀本、作文、算術、希臘拉丁文、科學功課之時間。本已不足。不當再以手藝侵佔而減削之。且亦無需如此也。今日學校中正式功課所佔時間之少。常人每不之覺。實則以一年平均計算。不過佔每日二十四小時中之二小時許耳。

約略言之。智識可分二類。曰人曰物。以言乎人。吾人之智識。自古希臘迄今。未嘗有若何可觀之進步。以言乎物。則吾之智識及控制之能力。其發達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而近百年來爲尤甚。且繼今以往。更方興未艾。是故關於人之學問。當較爲固定不變。而關於物之學問。則宜改變而增廣之。此自然之勢也。免除荒耗。固能增加研習之時間。然一日之晷刻終不可以延長。然則此兩類學問。其所佔之時間。將如何分配耶。夫教育之目的。不當俾予學者以充分之智識。以爲專門工作之預備而已也。亦以使之能作全人之生活。能善遣其暇日。能爲良好之公民。能樂羣而善與人相處。自今以往。勞動階級（專指勞力者言）減小工作時間故也。休暇之時間將大增於前。彼輩將來所以消遣此暇日之道。其影響於社會道德及社會狀況者當不少也。欲使彼輩不致成爲工作時之機械。而閒暇時之暴徒。則必須令其知人生舍縱欲求樂而外。尙有更優之境。必須教以「人」之智識。（所謂人之智識者。如全世界人類之所思所爲。及歷代人類之概況。與夫前人所思所行之迹是也。）又必須引起其對於人生重大問題之興趣。必須激發其想像。有一種想像。如奇異之感覺。自然科學之探索。足以啓引之。而吾人於所居之宇宙。亦當有明瞭

之觀念。此其故極淺顯。不待言也。應用科學足以操練判斷力。即不然。其於近世人類生活亦至爲重要。故吾人不容置之不問。應用科學中以數學爲最不可少。數學之本身已爲益人心智之訓練。以學數者須力求聚精會神也。以數學示人以是非正誤之辨極嚴且確也。然無論男女。苟欲具爲人之德。則於之斯數者而外。更有尤當究心者焉。人之研究是也。夫以人類爲立足點而觀之。人實宇宙之中心。萬物之存在。悉與人有關。欲領略吾人之鄰境。欲了解當今之世事。欲善盡吾儕在世事中之職任。欲使胸有可。以無忝於人類尊嚴之思想。則必須具有判斷與想像之能力。欲獲此能力。則必須熟察乎人類之本性。人類之行爲。人類之禮俗。人類之現狀。以及人類前途之希望。溺於物而不知人。此世界之所以陷於龍血玄黃之境。其禍今始稍息而未已也。按此指歐洲大戰。作者撰此文時。歐戰方告終也。昔者希臘之國。其於科學關於物所知甚淺耳。然其文化獨能炳耀數百年。以迄今日。凡有國者莫不欽思景慕。此其爲故。可深長思也。

人之本相。可於歷史中求之。而於文學中求之。則尤善。若如今日學校所教授之歷史。已大失其本來之感動力矣。夫專門史家以求正確之真象爲目的。凡點竄附會之談。足以娛人耳目。而蒙蔽史事之真相者。皆當一廓而清。此盡人所曉也。然經此抽剝後所得之真象。每華彩盡喪。令見者生厭。夫以一稚童。於一年內。上下古今。自亞當至霞立曼大帝 Charlemagne 之時霞立曼於紀元後八百年即位爲神聖羅馬皇帝之往事。而其中動人之情節。又悉數略去。此豈所以鼓勵兒童多讀史籍之道乎。使於此一年內。專教以一時代或一國家

之歷史。而謂兒童於世事之變遷獨不能得一明白之觀念乎。而謂兒童將不更求益乎。兒童最富於浪漫性。而亦本應爾也。吾儕曷不投其浪漫之嗜好。而因勢利導之乎。竊以爲供兒童誦習之歷史。當帶浪漫性。而昔之歷史固如是也。威廉特爾 William Tell 及其蘋果之事蹟。

相傳當瑞士臣屬於奧時。國人有所勒之帽而不肯屈膝展拜。遂並其子遺擒。奧國鎮將加斯勒命威廉以蘋果置其子頂上射之。中則並赦之。後果中。德國大詩人許雷 Schiller (見本期插畫第一幅) 嘗以威廉特爾之事。撰爲劇本。名 Wilhelm Tell 胡適君譯爲中文。載大中華

誌。較之加斯勒 Gessler 所鎮守之瑞士之經濟情形。不獨更爲動聽。且更有歷史價值。蓋數百年來。威廉特爾之名。已膾炙於歐美人之口。引動人心之情感。激起世事之潮流。而加斯勒所鎮守之瑞士之經濟情形。遠自爾時迄今。未嘗有任何事受其影響。任何人爲之感動也。夫某時代曾有某某事出現。無論其事盡屬實與否。而爲衆所共信。且傳之久遠。足以影響後人之言行。則此傳聞之事。不容忽視。吾意非謂虛言當視作信史。惟以爲當用適宜之方法。將相傳之故事。啓示兒童。視之爲人類產業之重要部分。吾儕不當任流傳已久之故事。淪於湮滅。不當專取索然無味。讀之生厭。過耳輒忘之史蹟。而屏棄可泣可歌之故事也。

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見本誌第三十六期插畫 所著動人之自傳。名「小彼得」 Le petit Pierre

其中所叙。有杜巴 Dubois 者。既聆當時少年英雄之故事。二則其事不無鋪飾。乃作而言曰。「凡此義行壯語。皆子虛烏有而已。今有良朋聚會。暇豫從容。專心致志。而羣中諸人之所云所爲。傳述於外。猶不免

失真女士乎。而謂於戰鼓喧闐中之一言一動。獨能歷歷如數米鹽耶。先生乎。若所述軼聞二則。吾所以不之嫌者。非以其虛造無根也。以所設想太不精巧。太不自然而與歷來所承認之信史相差太遠耳。此所以宜委之一聽與時俱湮也。歷史之真象。與彼口碑所傳。歷年經禩之英雄遺蹟。絕不相涉。此等傳說。乃詩與藝術之產品耳。世傳邵安 Chouans 命巴拉 Bales 若肯呼皇帝萬歲。則貸汝一死。而巴拉不屈。大呼共和萬歲。遂身受二十鎗而死。按此係法國大革命時事夫此事之信否吾不知。而亦永無從知。然吾確知此爲自由而捨身之童子。指巴其影像猶足以淚人之目。熱人之心也。其犧牲之精神。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今一觀雕刻家大衛 David 註見本誌第二十一及二十三期柯克斯論文所作此童之石像。觀其袒裼而立。純潔可愛之相。猶可想見。(原文云。不殊教皇宮中之阿乃森像。註均見本誌第二十七期)今略之。觀其捫帽徽於胸際。握鼓桴於手中。恬然奮身就死。而知此震鑠古今之奇事畢矣。此頂天立地之英雄成矣。嗟哉。巴拉長存。巴拉永不死。」

杜巴之言如是。要之。此類故事。乃文學之正當材料。文學者。遺聞掌故之寶庫也。小說傳記中之人物。其栩栩欲活。迥非正史中角色所可幾及。蓋此中人物。作者既已周知熟悉。鬚眉畢現。復筆而出之。使讀者身入其境。親與把晤。故雖環我而處之人。吾知之反不若知小說傳記中人物之深且切也。吾所言者。乃指文學上之巨著。名家之大文。歷時而不朽者也。人類之真模型。必當於此中求之。吾人舍親戚屬及中數友朋而外。自餘與吾並世而處之男女。其留存吾心之影像。遠不若吾少年時所讀書中人物之影

高遁世之人也。予生平居處多所遷徙。而於四週之人情世故常喜留心。然吾所
 有如書中人物之式相紛殊也。如書中人物之能令人見其肺肝也。如書中人
 物之巧相對照也。如書中人物之表現。絡繹相連也。

而已也。亦爲聯繫人類之具。所以使吾人與全世界中同讀此書之人。互通
 而有共同之朋友者然。以是文學能增進人類之同情。而使相互了解。其效

東方秘魯

英國約翰生博士 Dr. Samuel Johnson 所作 Vanity of Human Wishes 詩之起句 I let observation
 with a venisive view, Survey mankind from China to Peru 爲此句所本。出中國達秘魯。謂今世

少亦能由倫敦而達於舊金山。謂英美同文之國也。如兼通外國文字。則所達更遠。學習外國文之價值卽在
 此。以其助吾儕周知異域之人情世俗。用能於人類之事。所見更廣博也。吾昔乘一法國輪船。時值嚴冬
 風厲。同船有一希臘人。吾偶悉其曾讀 The Mill on the Floss 英國伊略脫 Curtis 一書。彼此遂不啻爲同邦
 人焉。且豈惟今人之生存者爲然。卽往古之人。亦奚不可爲書中之伴侶。結文字之因緣者。吾儕讀彌兒
 頓 Milton 之作。則昔之初讀彌兒爾頓之詩者。皆吾友也。吾儕讀莎士比亞之劇本。則昔之始觀莎士比
 亞之劇者。皆吾友也。使吾更通希臘文及拉丁文。則昔之曾聆西塞羅 Cicero 及德摩西尼斯 Demosth-
 ens 之演說者。皆可引爲相識矣。凡此諸先哲。其白石晶瑩之軀幹。沉默威嚴之態度。猶可於美術博物
 院中瞻之。以一稚童遊巴黎博物院或教廷博物院。於廊廡間覩諸賢之丰采。則中心生無限感想。恨不

得與之並世與之周旋者。蓋有之矣。信然。誠如此也。古之人，實最浪漫之民族也。其所述作，最足使人讀不忍釋者也。吾嘗讀羅馬人列傳 *Viri Romae* 一書。迄今猶常想見其中愛國之士，嚴正之人格，輒渴欲一覩其音容。一視聆其談吐。吾嘗怪兒童奚爲厭苦拉丁文。此或由於兒童日習文法而習讀本過遲。憶吾幼時習字形變化尙未卒業。卽已受拉丁讀本矣。又或由於無悅目之圖畫及動人之故事以誘導兒童。吾去年參觀一學校。其最低班以希臘小史爲英文課本之一。書中多插美麗之圖畫。學生先讀此。則次年研習希臘拉丁文自覺津津有味矣。

「小彼得」*Le petit Pierre* 書前見中自叙初讀古文學時之樂趣。與吾不約而同。請再引其言。以殿斯篇。

當小彼得

按即法朗士

之初入學校也。校師誤置之於一拉丁文班中。彼是時於任何種文法皆未問津。於拉

丁文亦不識一字。彼自述曰。「校師 *Grépinet* 先生和藹可親。循循善誘。吾上彼之課而獲益有限。非彼之過也。所授書名 *De Viris* 吾爾時但見字畫參差。茫然不識。然一聆師言。忽覩引人入勝之景。一若爲魔力所造。從書中幻出。書叙一牧人於泰拔河 在羅馬城外 岸。蘆葦叢中發現二嬰孩。一母狼乳之。乃攜歸茅屋中。其妻撫育之成人。使之商業。不知此二學生兒乃神靈與帝王之遺裔也。此故事中之主要人物。卽二學生兒。一名 *Remus*。一名 *Romulus*。 按此二人乃羅馬民族之始祖 以及其他王侯英俊。校師誦其名。則若自黑字之課本中躍起。吾歷歷若真見之。之斯奇蹟使我心醉。其命名之雅麗。益吾美感。當尤士丁 *Justine* 當爲家中女僕

來伴吾歸家時。吾將二學生兒及母狼之事語之。後又告以此故事之始末。是日伊適受賣煤人僞幣一枚。值二法郎。心中懷忿。苟非如是。伊必當樂聞予所述也。噫。奇蹟美談。意亦受經濟之困窘。威廉特爾故事之命運前見。又見於此矣。

述

學

學潮徵故

柳詒徵

古無所謂學潮也。然學校諸生伏闕上書捲堂大散等事。頗類於今之所謂學潮。其風始於漢而盛於宋。得失互見不可概目爲非亦不可悉以爲媿也。學潮始祖當推西漢濟南王咸。

漢書鮑宣傳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滅死一等髡鉗

其救鮑宣純爲激於義憤無師友黨援之關係也。東漢之季宦寺禍國學者非之激揚清濁於是有黨錮之禍。

後漢書黨錮傳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

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河內張成以方伎交通官官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大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於是天下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

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然當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僅於事前標榜議論至逮捕黨人之時未聞有公然集會抗爭之舉惟蜀郡

景毅不諱其子之錄牒卓然有君子之風。

後漢書李膺傳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謹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遽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視今世爲人父兄者聞子弟因學校風潮爲師友所累輒規避免或徒教以媵媵苟容者相去遠矣自漢以後學校衰替故亦無所謂學潮李唐之世學校稍盛觀柳子厚文殆常有學校內部之風潮致豪傑之士恥與爲伍

柳宗元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鬥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詆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但悻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屬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攷踟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而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守闕留陽城之事赫然爲世所重

新唐書陽城傳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辭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懇乞留輒用撫手喜甚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

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

何蕃節行尤犖犖

新唐書陽城傳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

蓋必有陽城之師然後有何蕃之徒城以黨有罪貶其迹似不能無疵然其反抗裴延齡之節行有以取信於人而蕃等不爲朱泚所污尤足明其守正不阿爲守闕留師初非徒徇私情張太學之勢以抗政府此辨學潮之是非者所當先決之義也宋代學校始於蘇湖胡安定之學規世所稱也然稽其始則安定之立嚴格學生未始不起風潮幸范文正使其子純祐身先率行諸生始不敢犯是則消弭校內部風潮之良法也

宋元學案范純祐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文正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瑗爲師安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尙未冠輒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

熙豐以降學校大興其發蔡京之姦者首推太學生陳朝老

宋史蔡京傳大觀三年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與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台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錄

然止於個人之清議。非團體運動也。至於靖康。有以士無異論爲太學之盛之證者。

續資治通鑑。靖康元年六月丙申朔。右正言崔鶡上疏曰。詔書令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臣以爲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

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而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尙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

然陳東率諸生伏闕上書請誅六賊。用李綱乃爲有史以來第一盛事之學潮。

續資治通鑑。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又靖康元年正月壬申。太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

然之

又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倅伸等書報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蔡京童貫朱勔等挾之而去。迨

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凡百餘人羣賊之黨徧滿東南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陛下何爲尙不思於此得非梁師成陰有營謀而然耶 乙未詔暴師成朋附王黼之罪 行至八角鎮賜死

又二月己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乞復用李綱而斥李邦彥等且以閩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退朝衆數其罪謾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以逸帝令中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散者衆闕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種宣撫使復用乃退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衆猶莫肯去方搥壤登聞鼓喧呼動地開封府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濂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鬱而礮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帝卽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俾出外宣諭衆又願見種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厭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始相率聲喏而散

當羣賊罪狀昭著之時宗社危如累卵之日奮袂一呼士民雲集斯真義聲震天地矣然欲毆李邦彥未之毆也欲毆王時雍未之毆也其爲軌外之行動者則斃殺內侍朱拱之等數十人耳然其爲太學諸生所爲或不期而集之軍民之所爲尙不可知而爲首者且置重典

續資治通鑑 壬寅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

詣學宜諭然後定

未聞東等以袒此鬻殺內侍之罪人而再起學潮也。其後蔡京等先後竄死。陳東命官賜出身則不拜而歸。

續資治通鑑靖康元年三月甲午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至高宗以黃潛善汪伯彥之譖殺東則黃汪自肆其奸非爲蔡童等報復東以乞留李綱爲死然其初故未識綱視今之學潮倚伏萬端爲政黨之作用者不亦有天壤之判哉。

宋史陳東傳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 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

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具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合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自兩漢至兩宋之際其學潮間作不聞賡續累年且其性質多純潔無私人恩怨及賄賂運動等事至南

宋之末學潮迭起。雖多主持正義。然間有黨姦受賂者。士習之衰。足資鑑戒矣。宋史載太學生言事者至多。其最著者。一爲論救趙汝愚事。

宋史徐範傳。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丞相趙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闕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真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尙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

一爲史嵩之起復事。

續資治通鑑。淳祐三年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告假。乙巳。彌忠卒。丙午。起復嵩之。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白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不天。聞訃不行。徘徊數日。率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旦夕圖惟先爲起復。張本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喪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作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竊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佚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加之鐵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與嵩之本無夙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者。而

不言則人倫掃地矣。惟陛下裁之。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相繼上書切諫，皆不報。

宋史紀事本末諸生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興權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邊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彙彙東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打盡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無道告爾同盟，毋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暖忍貪國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游士籍。

三爲徐元杰暴卒事。

續資治通鑑淳祐五年六月丙戌，兵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朝，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會元杰將入對，先一日謁范鍾歸，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然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先以腫疾暴卒，太學生蔡德潤等七十三人叩闕上書訟寃。

四爲了大全逐右丞相丁槐事。

宋史紀事本末寶裕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大全怨之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台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槐囁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

宋史陳宜中傳既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爲殿中侍御史在台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黼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削其籍均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毋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

子宜中請建昌軍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之宋史攷異按癸辛雜識開慶六士陳宜中曾唯黃鏞劉黼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嵩之起復上書時人號爲六君子而本傳則以丁大全事上書號爲六君子彼此

互異

五爲洪天錫去國事。

宋史謝方叔傳淳祐十一年授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官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太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爭之翌日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

李昂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

六爲攻擊賈似道事。

宋史賈似道傳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貞搢撻以罪悉黥配之

元史葉李傳賈似道驕肆自顯創置公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牛唐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謬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人神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稿出於李嗾其黨臨安劉良貴誣李潛用金飾齋匾鍛鍊成獄竄漳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

七爲攻訐陳宜中事。

宋史王燦傳德祐元年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六月庚子朔日食燦允罷黜以謝天譴不許尋進半章軍國重事辭不許或請出陳宜中或留夢炎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書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燦或謂京學生之論實燦嗾之

又陳宜中傳德祐元年宜中爲左丞相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王燦子某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以爲趙潛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概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位

讒而阻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常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燾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

夫論救趙汝愚攻擊史嵩之訟徐元杰之寃斥丁大全之奸皆公誼也至林自養受宦寺之賂則太學之敗類矣王燾之子所嗾使之京學生未知何名而以學生受政府要人子弟之嗾使爲之攻逐異己雖非受賂亦大失學者之人格矣學生之論國是首宜嚴辨義利義利之辨不明徒冒氣節之名而行污賤之事貽譏史策不亦大可惜哉然如徐範著名不變葉李具稿受禍臨難毋苟免其風有足多者至陳宜中爲學生時攻執政爲執政時復爲學生所攻亦可見言易行難而青年意氣與晚節委蛇正不容相掩矣宋代太學規制極嚴有關暇遷齋五等之法

癸辛雜識學規有五等輕者關暇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制也重則前廊關暇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比之黥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屏斥比之死罪自此不與士齒矣

至於臨時發生風潮則有罷遣游士前見勉令肄業之舉

續資治通鑑淳祐十一年閏月丁巳朔召程公許權刑部尙書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

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忽以鄉庠散選而更張之今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即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游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蓬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也

又淳祐十二年六月癸酉帝曰近日學校之事本起於至微不謂其相激乃爾若紛紛不已恐非美證先是三學諸生叩闈言臨安尹余晦相率出學帝令學官勉入齋故因輔臣奏事復及之

又寶祐四年七月丙申詔曰進退台諫權在人主若由學校萬無此理且非大臣所得進退學校可得而進退之乎叩闈縷縷更無已時可令學官先諭三學諸生可安心肄業以副朕教育之意

罷遣猶今之解散勉學猶今之誥誡蓋視事之輕重而爲寬嚴之準也癸辛雜識謂淳祐景定之際人畏三學生如狼虎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則以術籠絡之蓋有前之暴橫斯有後之腐敗始之熱心國事不畏強禦者不過少數魁傑之士及號君徒衆寢成風氣已不免於虛驕又久之而爲人所利用則挾勢以利私圖亦勢所必至也

癸辛雜識三學之橫盛於淳祐景定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台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立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闈上書經召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

爲敵重修丙辰監金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竭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熒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詔按此亦不盡然葉季蕭規等已見初宋詩紀事稱吳大有寶祐間游太學率諸生上書言賈似道姦狀不遂退處林泉

與林昉等以詩酒相娛是似道當國時本學生亦多有反對者

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無能

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其平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元明以降寂無學潮蓋蒙古學校不盛明初國學規則極嚴太祖以方輿之國厲行專制至有枷鎖禁錮杖責梟首等野蠻殘酷之法以禁學潮見本誌第十四期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故學者劫於積威不敢干與國事終明之世惟正統中因王振枷責祭酒李時勉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呼聲徹殿庭斯則救護師儒之所應爲而非宋季三學橫恣之比也

明史李時勉傳正統六年代貝泰爲祭酒八年乞改仕不允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登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慚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

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太后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

嗚呼學潮非美事也。造成學潮之因不外權奸誤國宦寺擅權外侮憑陵內政腐敗黜陟用舍之非其人。致讀書明理之士奮不顧身欲爲國家社會定大計抗外禍辨賢奸明倫理御之之法亦惟先去其因使無所藉以恣肆而如賈似道之籠絡明太祖之嚴酷皆非處理之正也。然舊史所載學生上書言事伏闕力爭者多有極鉅之關係而爭之之動機又必一本熱誠置死生利害於不顧而不稍涉於私然後史策傳爲美談當時目爲魁傑苟不然者則墮窳敗業崇飾惡言凌傲長上諍罵有司轉爲有識者所唾棄故學生能主持公論而學生之外亦有能主持公論者以監視之觀於柳子厚周公謹之言則憑勢怙衆以爲世莫敢非者亦可憬然悟矣。抑吾猶有進者上下數千年因學校內外之事發生風潮者不知凡幾而吾綜觀史籍獨無毆辱師長一舉此何故歟。吾謂史策無此事實固徵民德之優推其原因則尊師重道之說固自古以來爲學者及其父兄戚友共守之信條而法律之嚴亦有所以輔成教育之基礎者在。吾觀唐律殺受業師者在十惡大罪之第九條不義之目中而毆受業師者亦較毆平人加等。

唐律毆見受業師無品博士者杖六十毆九品以上受業師杖八十毆五品以上受業師徒一年

其法至清猶然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清律凡毆受業師者加凡人二等

史記三家注補正

卷二

保靖瞿方梅遺著

三代世表第一

舜屬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蟠牛。蟠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方梅案舜先有曰幕者。陳世家自幕至於瞽叟。左昭八年傳正義魯語云。幕能師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然則幕爲顓頊之後。而先瞽叟無疑。亦不知於窮蟬。敬康。句望。蟠牛。是誰名字之異也。

顓頊生絳。絳生文命。索隱案漢書律歷志。顓頊五代而生絳。此及帝系。皆云顓頊生絳。是否史闕其代系也。方梅案上文。於是以五帝繫諫云云。是此本帝系爲說。故兩相允合。孔氏大戴補注。以爲簡之脫爛。非也。又考漢志。五世生絳之上。亦有帝系曰三字。疑班據必別有所謂帝系者。亦猶易緯稱易。逸禮稱禮。小爾雅稱爾雅。小雅之例。是以名同而說異也。然究從漢志較得。

帝沃丁。方梅案上仲壬。太甲。皆注明某弟某子。此獨否。以父子相及其常也。故下中丁。祖乙。祖辛。武丁。祖庚。廩辛。武乙。太丁。帝乙。帝辛。皆然。可例推而知之也。

帝小甲。太庚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方梅案本紀。此殷道衰八字。在帝雍已下。蓋以謂雍已。不謂小甲故。

也。表錯入此。須正。

帝太戊。雍已弟。方梅案孔氏書傳太戊沃丁弟之子。釋文馬云太甲子。徐位山紀年箋以爲太庚沃丁弟。馬云太甲子。甲誤。當作庚。謂卽孔傳所云沃丁弟之子也。愚案上文太庚小甲雍已太戊皆沃丁弟。據本紀云沃丁太甲子也。則是馬云太甲子者。正此文所云雍已弟耳。徐氏曲附孔傳。失之。

帝廩辛。索隱或作馮辛。方梅案漢書古今人表帝王世紀竹書紀年皆作馮辛。馮廩聲近。故詩小戎三章以興音爲韻。閔宮五章以浸增爲韻。可證也。

帝太丁。方梅案紀年作文丁。沈約附注謂史記作太丁。非也。

熊無康。方梅案世家云無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是無康故未嘗立也。必不得已。可援殷湯外丙之例。書渠及鷲紅。而附無康事由其下。吾湘黃氏本騏著有歷代統系錄。於楚系不錄無康。當亦此意。

契母與姊妹浴於元丘水。方梅案一統志晉丘在開封府祥符縣界內。一名清邱。又名元池。簡狄所浴之地。卽此。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娥氏女簡狄浴於元邱。卽黑水。考黑水去有娥及帝嚳之墟太遠。說殊荒渺。不足據信。

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方梅案白虎通曰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也。

十一諸侯年表第二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方梅案此意皆魯詩義也。劉向曰。周之康王夫人。晏而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列女傳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漢時。申公訓故早出。故史公及劉蔡諸人。往往宗之。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索隱作春秋繁露。是方梅案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當是仲舒所著。索隱以爲繁露。崇文總目疑其僞。程大昌亦極排之。不足據爲董作也。

宋惠公三十一年。宋惠公薨。方梅案宋世家。此當於前三十年。書惠公薨。改書三十一年。爲宋哀公立元年。

陳厲公他元年。方梅案他字。當據春秋左氏傳作躍。此沿世家之誤。不可從也。

宋公馮十年。執祭仲。方梅案世家作九年事。

衛黔牟十年。齊立惠公。黔牟奔周。方梅案此及明年惠公復入之文。并當移上九年下。說詳世家。

秦德公三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方梅案淵鑑類函。歲時部引此文。多以禦蟲災四字。

蔡穆侯。十八年。以女故。齊伐我。方梅案左傳及齊楚世家。推蔡系當在明年。然事緣於此。故蔡繫今年。

而齊則繫諸明年。極有分寸。表中率多準此。

宋襄公。茲父七年。隕五石。六鷁退飛。過我。都。方梅案此與春秋及漢書五行志說合。世家云。宋地實星如

雨與雨俱下。誤也。鷁當作鷁。說文無鷁字。五行志所引作鷁。賈景伯以閱訓鷁。取同聲也。見穀梁疏引。可證。

宋文公鮑五年。贖華元亡歸。方梅案世家作四年。與陷鄭共歲。左傳亦然。此疑誤。

齊頃公無野十一年。頃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方梅案齊晉世家說同。考左氏成三年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竊謂古篆書玉王形近易惑。故孔氏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并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此謬辭耳。齊次風曰。遷必因上傳有晉作六軍之文。又誤讀玉爲王也。

陳湣公二十三年。楚滅陳。殺湣公。方梅案世家作二十四年。考秦本紀云。悼公十三年。楚滅陳。左傳云。哀公十七年。楚滅陳。推秦悼十三。魯哀十七。皆於陳湣當二十四年。此疑有誤。

六國年表第三

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索隱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方梅案魏俗於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已寢其事。魏文與秦靈同年卽位。是秦魏同時有此俗也。不得云魏其遺風。

秦靈公十年補龐城籍姑。方梅案本紀作十一年城籍姑。此并無十一年。惟簡公元年而已。本紀誤。

秦出公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方梅案本紀云虜其將公孫痤。疑痤及太子皆虜。而紀表分載互見之。

秦惠文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方梅案陰晉地名。大良造官名。且明明於陰晉下繫人字。則犀首自作人名爲是。漢書古今人表亦直書犀首。是班氏固以犀首爲人名矣。裴駟司馬貞皆云官名。殊於此表文義不合。且犀首者公孫衍也。班表何以不援太宰喜行人儀之例。書爲犀首衍乎。犀首之官不見他書。無所據信。抑豈爲公孫衍特設者乎。或謂衍首頗類於犀。因取類命爲象之義。則號犀首。雖未必然。然其不以爲官名一也。

魏襄王六年秦取汾陰皮氏。方梅案紀年。此當作五年爲是。

秦惠文王十年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之。方梅案蒲陽魏地。此言張儀佐公子桑之軍而伐蒲陽也。相字屬下讀。稽古錄曰。顯王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伐魏。取蒲陽。儀言於惠王。復以予魏。

魏襄王八年秦歸我焦曲沃。方梅案紀年。此當作七年爲是。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方梅案楚世家云。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此云五國者。以齊獨後故。

魏哀王五年。秦拔我曲沃。方梅案魏哀五年。於秦爲惠文更元十一年。考秦本紀云。惠文王十一年。攻魏焦降之。蓋焦與曲沃。皆爲秦同時所取。而紀獨言焦。此獨言曲沃者。以地測之。焦在陝東百步。曲沃在陝西南三十二里。中間凡四十里而近。故各舉一以概之也。

燕王噲七年。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方梅案世家云。齊伐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燕策同。然則太子未嘗死也。雖趙世家有武靈王召燕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之語。或者有其事而未成。君徒揭空名於後世耳。此表失之。

魏哀王十三年。秦擊皮氏。未拔而解。方梅案皮氏。自用顯王三十九年失於秦。至是已二十有餘年。而魏復據焉。故秦擊之。紀年云。隱王九年。城皮氏。謂秦擊之未拔。而魏哀王乃遂城之也。紀年與此正合。魏世家作十二年。誤也。

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方梅案襄當作新。秦本紀。昭王七年。拔新城。可證。

秦昭王十五年。魏冉免相。方梅案本紀云十六年。

魏安釐王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方梅案四城謂卷。蔡陽。長社。華陽是也。斬首四萬。秦本紀云十五萬。據秦本紀。則下四年。與秦南陽以和。又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云云。與此皆一年一事。不知此表何以異也。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方梅案。凡契至湯。十四世。后稷至武王。十六世。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方梅案年表。自秦獻公立於周安王之十

有八年丁酉。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虜齊王建。并天下爲一統。中間凡一百六十四年。

安在無土不王。集解。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方梅案。白虎通出史公後百年。無土不王之言。當本於此。而義則相反。此蓋言王天下者不必有土。正謂高祖起亭長而成帝業。其先并無尺土之封。誠爲自來創有之舉。集解殊欠分曉。

儋狄人。方梅案地理志。千乘郡有狄縣。後安帝更名臨濟。在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西北。

擊胡陵。方與。破秦監軍。方梅案漢書高紀曰。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文穎注曰。秦時御史監郡。平其名也。此文監軍疑監平之誤。

殺泗水守。方梅案守名壯也。泗水。漢書作泗川。師古曰。川水一也。

趙王歇。始張耳。陳餘立之。索隱。張耳。陳餘。項羽立爲代王。方梅案。索隱。自張下四字疑衍。立爲之立。亦合。改作徙也。

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集解。徐廣曰。一作蕭。方梅案。作蕭是也。詳考地理。蕭在碭東。而

留又在蕭東少北。據高紀。秦兵業已定地至碭。適值沛公自留引兵而西。則相遇必碭蕭之間。蓋沛公自東而西。必不能踰碭縣一步。而秦兵既前駐碭。亦不至退出碭縣數十百里之遠。使沛公得與戰於碭之西也。故知作蕭不誤。

田假走楚。楚趨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謂楚殺假。乃出兵。項梁怒田榮。方梅案趨當讀爲禮記趣。民收歛之趣。蓋項梁促使田齊救趙。非楚走齊合兵以救趙也。汲古閣本無謂楚以下十二字。

虜秦將王離。方梅案項羽本紀。虜王離。當在諸侯將屬羽之前。月表疑誤。

項羽怨榮。殺之分齊。爲三國。方梅案項羽怨榮數負已不封。而封田都齊王。田安濟北王。徙故齊王田市爲膠東王。其時未遂殺榮也。後至漢之二年春。羽始擊齊。榮與戰敗而走平原。平原民殺之。是羽亦親殺榮也。又榮死在分齊後年餘。此文殊未愾也。

都襄國。方梅案襄國初名信都。張陳列傳曰。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是也。

王出滎陽。集解徐廣曰。項羽高紀。七月出滎陽。方梅案項羽高祖兩本紀。皆無七月二字。當是古本之異。然據下。八月周苛縱公殺魏豹推之。則此作七月不誤。似當於正文補書七月爲目。以歸一例。漢書以爲五月出滎陽。殺魏豹。六月羽拔滎陽。烹周苛。并殺縱公。與此又異。

四月。王出滎陽。豹死。集解徐廣曰。項羽紀曰。王出成臯。方梅案高紀。出成臯亦三年事。漢書同。如據羽紀。

爲說。則豹死乃在出成臯之先一年。且殺豹者。周苛也。而上三月已云苛入楚矣。未免盾伐。或者後人錯讀高紀。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之文。以爲明年者。四年也。凡系明年下者。皆謂爲四年事。因據以錄其所見於此。後或不審。刊入正文。至有此誤。然其非史公本文無疑也。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方梅案地上不過百里者。謂公侯地方百里也。齊兼有五侯之地。凡五百里。正見周初定制。公侯百里。爲其勤勞有德。欲寵異於衆人。故增封五百。或四百里。何以魯衛獨減百里。曰。右賢左戚之誼。然也。此與孟子說合。明堂位謂周封周公七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管仲述周賜太公履曰。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者。意亦同。惟大司徒云。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諸儒曲爲附會。總是膠葛。不足據信。觀此。益信周初封建之制。誠在此不在彼也。管蔡下康叔二字。竊疑爲唐叔之譌。以康叔上已言之。不應於此處獨再見也。唐康形近易惑。

荆索隱六年封劉賈。十一年賈爲英布所殺。其年立吳國。封兄子濞也。方梅案漢書高紀。濞封在十二年。此當云其明年立吳國爲是。

都吳。方梅案張氏景紀注曰。表云都吳。其實在江都。是也。考滯之叛漢。漢書本傳云。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又滯誅後一年。置江都國。武帝元狩五年。更爲廣陵國。事具見後。可證。

都淮陽。方梅案水經睢水注曰。睢陽縣。秦始皇以爲碭郡。漢高帝嘗以沛公爲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爲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然則梁都睢陽無疑。此淮字必睢字之誤。地理志列睢陽於梁國屬縣之末。而首碭縣。考漢碭縣與秦碭郡異地。亦併爲梁所屬邑。并非國都。而班氏混以爲一。蓋未審也。又水經渠水注曰。梁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睢陽。是又以梁國舊都大梁矣。尤謬不可據。

孝惠七年。初置魯國。方梅案水經泗水注。謂高后以秦薛郡爲魯國。全氏曰。高后以城陽爲魯國。不以薛郡。其時薛郡尙屬楚也。

呂產徙王梁。七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方梅案此當補更爲濟川國五字。高后本紀。謂徙呂產王梁。立皇子昌平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是也。

武誅國除。方梅案朝武太者。皆非帝子。表何以於朝云以非子誅。於武則否。又不言王太之誅。此史公疏處。書中多此類。殊不一例。又汲古閣本。錯武誅國除四字。屬孝文前元年下。尤誤。

分爲菑川都。劇。方梅案地理志。菑川國。首列劇縣。其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東南三里。亦曰紀南城。卽春秋紀國地。城內有臺。俗名紀臺者是之。與北海之劇異地。水經巨洋水注。謂文帝十八年。別爲菑川國。

誤也。

分爲膠西都宛。集解徐廣曰：樂安有宛縣。方梅案水經瓠子河注引此文及徐廣音義皆作高苑。四月丙寅孝王將閭元年齊悼惠王子故陽虛侯。方梅案陽當作楊。水經河水注地理志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漢文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爲侯國是也。考今漢志平原郡有樓虛無楊虛。樓疑楊字之譌。當依酈注訂正。

初置臨江都江都。方梅案此時吳都江都安得復置臨江國也。此都字自是江陵陵字之誤。初王闕于元年方梅案于字衍。

初置泗水都鄴。方梅案水經淮水注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三年初置都鄴。官校本以爲鄴乃淩字之譌。據下淩水出淩縣云云。故是作淩爲當。又考地理志泗水國無鄴縣而首淩縣尤瞭然也。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鄴索隱縣名在沛。劉氏云以何子祿嗣。無後國除。呂后封何夫人於南陽鄴。恐非也。方梅案水經沔水注。沔水又東南過鄴縣之西南。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鄴頭。漢高帝五年封蕭何爲侯國。是酈氏固以爲在南陽也。顏師古亦同此說。地理志於南陽鄴縣下注曰：侯國。而沛屬之鄴則否。又南陽鄴縣竟內有筑水。古曰筑陽。故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鄴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可證也。

曲周索隱縣名屬廣平。方梅案地理志廣平國爲曲周縣。注曰武帝建元四年置。水經濁漳水注引此及地理志注。因曰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愚謂初或鄉名。至孝武時乃置縣耳。

條方梅案條當作修。屬信都。水經淇水注。修縣。亞夫封國。

孝侯武。儒元年。索隱漢表。儒作虎。方梅案水經濟水注。引此亦作武虎。

成索隱縣名屬涿郡。方梅案水經汶水注。引此作郕。考郕城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春秋

時魯邑。於漢志當在寧陽境。屬泰山。索隱說恐未當。

侯孔。藁元年。索隱姚氏案孔子家語云。子武生子魚及子文。文生最。字子產。說文以最爲積聚字。此作藁不同。方梅案藁蓋叢之或體。古叢字亦讀如聚。此以聲近假借。非不同也。

隆慮。索隱縣名屬河內。音林閭。隆避殤帝諱改也。方梅案水經洹水注。隆慮縣北有隆慮山。縣因山以取名。漢高封周竈爲侯國。卽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治也。

陽都。索隱漢志闕。晉考地道記屬琅邪。方梅案水經沂水注。陽都縣故陽國也。漢高帝六年封將軍丁復爲侯國。考漢志東海郡有都陽縣。注曰侯國。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正與酈注齊同盟齊利其地而遷之語合。是志云都陽。而注云陽都。未知孰爲顛到。其實蓋一地耳。

新陽。索隱漢表作陽信。方梅案圖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有故信陽城。信陽古新陽之譌。班氏特誤倒之。

實一地。水經潁水注。東北經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爲侯國。

東武。索隱。縣名。屬琅琊郡。方梅案水經濰水注。東武縣因岡爲城。城周三十里。漢封郭蒙爲侯國。孫校曰。東武故城。琅琊郡治也。今爲諸城縣治。

都昌。索隱。漢志闕。方梅案水經濰水注。謂濰水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卽爲朱軫封國。孫校曰。都昌。今昌邑。治。宋建隆三年。以都昌地改置昌邑縣。

武彊。索隱。漢志闕。方梅案水經渠水注。有東武彊城。莊不識所封國。漢書曹參傳。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薛瓚曰。按武彊城。在陽武縣。今考陽武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齊侯。呂元年。集解。徐廣曰。呂一作台。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貫。漢高帝六年。封呂博爲侯國。而漢表則云。貫齊合侯。傅胡害。與此及水經注互異。而功封皆同。竊謂善長所證。多本史記爲說。疑古本史記有博字。可依酈注訂補。若漢表。當是誤倒侯合二字。合呂台形近易惑。故徐廣云。亦作台也。傅博亦形近而誤。胡害未詳。或其別字。抑本四字姓名。而史簡稱之乎。

河陽。索隱。縣名。屬河內。方梅案水經河水注。引同。故城在今孟縣西三十五里。

淮陰。索隱。縣名。屬臨淮。方梅案水經淮水注。淮陰縣。北臨淮水。漢高封韓信。爲侯國。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處也。故城在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東南五里。

侯昭元年集解徐廣曰昭一作起。漢書年表云芒侯酈跖。方梅案漢表是也。水經睢水注。芒縣。漢高帝六年封酈跖爲侯國。可證此文當有脫誤。

故城。索隱漢表作城父。屬沛郡。方梅案故城卽父城之誤。考漢志。潁川郡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史漢各主一地。如就淮陽言之。則似從班爲近。

絳陽。索隱漢志闕。漢表作終陵也。方梅案水經汾水注。謂晉景公居新田。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董祐誠曰。注據史記以絳縣爲漢絳陽侯國。趙氏云。漢表作終陵。又稱曾孫於陵大夫。蓋終陵卽於陵之誤。於陵屬濟南。愚謂趙說是也。今平陽府曲沃縣。卽春秋晉之新田。亦曰新絳。漢置絳縣。屬河東郡。維時與無害同封者。有絳侯周勃。不應一地而同時兩封功臣也。此極明白易見。故知酈氏之誤。而趙說較得。

東茅。索隱漢志闕。一作柔也。方梅案續志。山陽郡高平有茅鄉城。杜預曰。在昌邑西南。

斥丘。索隱縣名。屬魏郡。方梅案水經洹水注。斥丘縣。唐厲封國。卽春秋乾侯地。唐厲或作唐廣。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古城。是也。

臺。索隱案臨淄郡有臺鄉縣。方梅案水經濟水注。臺縣。戴野封國。卽漢志濟南郡之臺縣。莽曰臺治者也。索隱非是。

辟陽。索隱。縣名。屬信都。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引此。以爲辟陽亭。爲食其封國。趙氏一清曰。按漢書張陳王周傳云。辟陽近淄川。疑非趙地。當是沐水篇之辟陽城也。

樂成。索隱。漢志闕。方梅案漢志。南陽郡。河間國。皆有樂成縣。河間國治樂成。南陽縣下。注曰侯國。是卽丁禮所封。索隱云闕何也。

蒯城。索隱。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方梅案漢表作鄴城。傳同。而楚漢春秋又作馮城。則是作蒯者誤也。考說文。鄴。姬姓之國。从邑馮聲。文王世子。謂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支孫食采於鄴城。今字作馮。竊謂此鄴城卽鄴城也。張守節鄴成傳注。引輿地志。謂鄴城爲陳倉縣之故鄉聚名。甚於畢地相近。當從張說爲得。索隱恐失之也。漢表下注長沙。此或緹之別邑所在。漢書張安世子延壽傳曰。延壽旣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別邑者。實封所在。漢表凡於下格注某地者。皆此例。

厭次。索隱。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平原。後乃屬樂陵國也。方梅案漢志。平原郡。富平縣。注曰侯國。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續志。平原郡。厭次本富平。明帝更名。水經河水注引此。且曰。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又漢書曰。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索隱蓋未深審。

復陽。索隱。縣原屬南陽。方梅案水經淇水注。謂陳胥所封。蓋爲清河郡之復陽縣。顧氏祖禹曰。復陽城在

棗強縣西南十八里。此卽陳胥所封。若南陽之復陽。闕駟曰。故湖陽之樂鄉。元帝元延二年置。安得以爲陳胥封邑。小司馬誤矣。

陽河。索隱縣名。屬上黨。方梅案河當作阿。考漢志。上黨郡有陽阿縣。平原郡有阿陽縣。水經河水篇引阿陽侯萬訢。沁水篇引陽阿侯卞訢。愚謂古萬字或省作万。万卞形似。實一人耳。封國亦以陽阿爲是。朝陽。索隱縣名。屬南陽。方梅案索隱失之。水經河水注引此。以爲華寄所封。乃濟南郡所屬之朝陽。謂在朝水之陽。卽續志所謂東朝陽者是也。

深澤。索隱縣名。屬中山。方梅案水經易水注引此。以爲深澤卽容城。屬涿郡者。疑誤。考漢志。中山國有深澤縣。涿郡有南深澤縣。兩縣相距不及百里。未知孰實爲將夜封邑。

中水。索隱縣名。屬涿郡。應劭云。易澨二水之中。方梅案索隱非也。中水當亦豫州地。說詳本紀。

赤泉。索隱漢志闕。方梅案項紀索隱。謂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愚竊以爲在裕州赭水左右。去項城較近。說并詳本紀也。

橐索隱。漢志橐縣。屬山陽也。方梅案水經泗水注。引此作橐。世本漢表。并作橐。

簡侯。空中元。年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窒。方梅案水經河水注。引此。空中又作室中。今漢書作室中同。

寧。索隱。漢表寧陽。屬濟南也。方梅案索隱不足據也。水經清水注。寧。魏遼封國。亦曰大修武。於漢志當屬

河內郡。

莊侯盧罷師元年。方梅案水經清水注引此。作旅罷師。漢表同。古旅盧通用。又本或作旅。旅卽盧字。關氏索隱。縣名屬安定。方梅案地理志。安定郡惟烏氏縣。無關氏縣也。水經清漳水注。謂馮解散所封爲關與。卽趙奢破秦軍之關與。續志。上黨郡涅縣有關與聚。考關與故城在今山西遼州和順縣西北。當以酈說爲近。

馮解散元年。方梅案酈注漢表。敢皆作散。

安丘索隱。安丘縣名屬北海也。方梅案水經汶水注。謂汶水逕安丘城北。漢高封張說爲侯國。孫氏星衍以爲說封乃琅琊之安丘。酈君合汶水所經之北海安丘爲一。非也。又考漢志。於琅琊安丘下。注曰侯國。而北海屬之安丘則否。知此安丘屬琅琊。不屬北海也。索隱失之。

龍索隱。廬江有龍舒縣。蓋其地也。方梅案水經汶水注。龍鄉。陳署所封國。謂春秋成公二年齊侯圍龍。卽此。杜注云。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索隱失之甚矣。

繁索隱。地理志有繁口。恐別有繁縣。志闕。方梅案漢志繁縣屬蜀郡。在今四川成都府新繁縣東北。慎陽索隱。慎陽屬汝南。關駟云。合作滇陽。方梅案水經淮水注引此。亦作慎陽。孫校曰。元和志慎陽縣本漢眞陽縣。慎水出縣西南二十里。是慎字亦并作眞。蓋滇慎眞皆同音耳。

禾成。索隱。漢志闕。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和城公孫昔所封國。全氏曰。和成乃王莽所分鉅鹿之支郡。見東觀漢記。在下曲陽。而常山別有禾成。則公孫昔所封。王莽更名鄗爲禾成亭。是也。今檢漢志。常山郡鄗縣。注曰。世祖卽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是莽仍舊縣名之耳。

祝阿。索隱。縣名。屬平原。方梅案水經濟水注。祝阿。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漢高封高邑爲侯國。據此。則邑封阿侯。非祝阿侯也。孫校曰。祝阿。今長清縣東北三十里。

須昌。索隱。縣名。屬東郡。方梅案水經濟水注。須昌。趙衍封國。孫校曰。今陽穀。

衍。索隱。漢志闕。方梅案水經濟水注。謂翟盱所封。乃南燕縣之延鄉。其在春秋爲長邱。考長邱。在今河南衛輝府封邱縣南八里。此衍字卽延聲之轉。字亦從而變也。

邱。索隱。邱。縣名。屬南郡。方梅案水經沔水注。引同。段氏說文注曰。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縣北五十里。有故邱城。

下相。索隱。縣名。屬臨淮。方梅案水經睢水注。下相。冷耳封國。在今江蘇徐州府宿遷縣西七里。期思。索隱。縣名。屬汝南。方梅案水經淮水注。期思。賁赫封國。孫校曰。今固始。

戚。索隱。漢志闕。晉地道記。屬東海。方梅案漢志有戚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山東贛縣西南五十里。何云闕也。惟李必所封。非東海郡屬之戚。水經河水注引此。謂必封乃衛河上邑。在今開州北七里是也。

圉侯季必元年。索隱案灌嬰傳。重泉人。作李。誤也。方梅案灌嬰傳。索隱。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又趙氏一清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卽必曾孫。然則必故李姓可知也。索隱未免盾伐。

定侯意元年。索隱成陽定侯奚意。方梅案水經淮水注引此。亦作奚意。

桃索隱縣名。屬信都。方梅案水經注。於濁漳水濟水兩引爲證。殊誤。復然以濁漳所引爲是。桃縣。今直隸冀州西北四十五里。

高粱。索隱漢志闕。方梅案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東北有高粱城。卽此。左傳僖九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是也。

紀信。索隱漢志闕。方梅案水經注。謂邾城東北十餘里有紀氏城。有層臺。謂之紀氏臺。氏信雙聲。此恐紀氏之誤。不然。或上一字封國。下一字則謚。又或衍文也。

煮棗。索隱徐廣云。在宛句。方梅案水經濟水注。煮棗。郡國志曰。冤胸縣有煮棗城。卽此也。漢高封革朱爲侯國。酈說與徐同也。

【附錄】

清陽。索隱漢表清河。地理志清陽縣屬清河郡。方梅案水經河水注引此。亦作清河。從漢表也。

曲逆。索隱縣名。屬中山。方梅案水經濊水注。漢高帝擊韓王信。自代過曲逆。詔以封陳爲曲逆侯。射陽。索隱縣名。屬臨淮。方梅案水經淮水注。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封項纏爲侯國。

舞陽。索隱縣名。屬潁川。方梅案水經濙水注。舞陽。樊噲封國。

梁鄒。索隱縣名。屬濟南。方梅案水經濟水注。梁鄒。漢高封武虎爲侯國。

費。索隱縣名。屬東海。方梅案水經沂水注。費縣。陳賀所封國。

貫。索隱縣名。屬鉅鹿。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貫。呂博所封國。

芒。索隱縣名。屬沛。方梅案水經睢水注。芒縣。酈跖所封國。

故市。索隱縣名。屬河南。方梅案水經濟水注。故市。閻澤赤所封國。

高苑。索隱縣名。屬千乘。方梅案水經瓠子河注。高苑。丙倩所封國。

鄆。索隱。縹子紹封鄆。案漢志。屬沛郡。方梅案水經淮水注。鄆縣。漢景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

棘陽。索隱縣名。屬南陽。方梅案水經濟水注。棘陽。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漢高帝七年。封杜得臣爲

侯國。

杜衍。索隱縣名。屬南陽。方梅案水經濟水注。杜衍。王翳所封國。

宋子。索隱。漢志。宋子縣。屬鉅鹿也。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宋子。許惲所封國。惲或作爽。蓋譌字。

清。索隱。縣名。屬東郡。方梅案水經河水注。漢高帝八年。封室中於清。

吳房。索隱。縣名。屬汝南。方梅案水經濯水注。吳房。楊武所封國。

共。索隱。縣名。屬河內。方梅案水經清水注。共縣。旅罷師封國。

開封。索隱。縣名。屬河南。方梅案水經渠水注。開封。陶舍所封國。

沛。索隱。縣名。屬沛郡。方梅案水經泗水注。沛。高帝十一年。封合陽侯劉仲子爲侯國。

長修。索隱。縣名。屬河東。方梅案水經汾水注。長修。杜恬所封國。

汾陽。索隱。縣名。屬太原。方梅案水經汾水注。汾陽。靳強所封國。

中牟。索隱。縣名。屬河南。方梅案水經渠水注。中牟。單父聖封國。

成陽。索隱。縣名。屬汝南。方梅案水經淮水注。城陽。奚意所封國。

鄆陵。索隱。縣名。屬潁川。方梅案水經洧水注。鄆陵。朱濬所封國。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諸侯子弟若肺腑。方梅案肺腑。當從索隱作柿附爲得。

扶柳。索隱。縣名。屬信都。方梅案水經膠水注。謂扶縣。琅琊之屬縣也。漢文帝元年。封呂平爲侯國。說與此

異。其云文帝封者。恐誤字也。

南宮索隱。縣名。屬信都。方梅案此高后元年封也。水經濁漳水注引此。作惠帝元年。沈氏曰。是高后六年。考漢表。年月與此皆同。未審何以異也。

博成。索隱。漢志闕。方梅案隋置博城縣。屬魯郡。城成古多殺亂。疑卽漢時侯封地也。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東南。

壺關。索隱。縣名。屬河內。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壺關。故黎國。有壺口關。故曰壺關。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武爲侯國。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東南十六里。

沅陵。索隱。沅陵縣近長沙。漢志屬武陵。方梅案水經沅水注。沅陵。漢故頃侯吳陽之邑也。考其地。尙在酉水注沅之會。其故城。李中耆謂在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西南。索隱云近長沙。何據。

上邳。方梅案水經泗水注。謂邳卽仲虺城也。楚元王子郢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有下。故此爲上矣。孫校曰。仲虺城。在滕縣東南。

朱虛。索隱。縣名。屬琅琊。方梅案此高后二年封也。水經巨洋水注。以爲惠帝二年封。中邑。索隱。漢志闕。方梅案漢志。勃海郡有中邑縣。

松茲。集解。徐廣曰。松。一作祝。方梅案孝文本紀。周勃世家。及漢書紀傳表。皆作祝茲。恐此文誤也。

俞隱索。俞音輸。俞縣屬清河也。方梅案俞卽說文邑部之郇。說文郇清河縣。段注曰。今山東臨清州夏津縣東北三十里。有故郇縣城。水經河水注。郇縣。呂后四年。以父嬰功。封子佗襲爲封國。

呂成。方梅案水經濟水注。呂城。呂尙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舜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宛西。高后四年。呂忿所封疑卽此。

周陽。索隱縣名。屬上郡。方梅案漢志。上郡有陽周。而無周陽。趙兼以周陽侯受姓。故其子稱周陽。由見酷吏傳及小司馬魏其傳注中。索隱云屬上郡。殊盾伐。弗思甚矣。說并見後陽周條下。

管索隱。管古國。今爲縣。屬滎陽。方梅案管當作菅。水經濟水注。菅。罷軍所封國。考漢志。濟南郡有菅縣。應劭曰。音姦。正其地也。索隱以管叔邑當之。管叔邑。至隋開皇十六年。始因其地立管城縣。大謬。

瓜丘。索隱斥丘縣。在魏郡。方梅案索隱作斥丘。漢表作氏丘。氏疑斥字之譌。又水經濟水注。謂孝父封悼惠王子安爲陽丘侯。趙氏一清謂史表無陽丘。有瓜丘。而漢表氏丘陽丘兩見。其嗣侯皆名偃。其封薨與嗣僅差一年。一似氏丘之卽陽丘者。竊考世家及漢書本傳。皆云封罷軍等七人。此多二人。漢表多三人。未知何以誤也。

營索隱。表在濟南。方梅案此文帝四年封也。水經注作景帝四年。疑誤。又謂信都封營城。地近臨淄。於漢志當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北。索隱援表釋之。不可據信。說見前表蒯成條下。

楊虛。方梅案楊虛縣屬平原郡。說見前表。

枋索隱。枋縣原屬平原。音力。方梅案此文帝四年封也。水經河水注以爲枋鄉縣。辟光所封國。又謂在高后八年。酈氏恐誤。

平昌。索隱縣名屬平原。方梅案水經濰水注引此以爲琅琊之平昌。孫校曰。故城今在安丘縣南。

安陽。索隱安陵縣名屬馮翊。恐別有安陵。方梅案索隱作安陵。非也。水經淮水注安陽縣。江國也。今其地有江亭。漢乃縣之。封勃爲侯國。惟作呂后八年。是其誤耳。又漢志有安陽縣。屬汝南郡。注曰侯國。在今河南汝寧府正陽縣西南。地去淮南不遠也。未審索隱何據云爾。

陽周。方梅案趙兼以淮南舅父受封周陽侯。如以駟鈞靖郭例之。則兼所封地當在九江廬江境內。賜封在趙兼國除之後。知賜所封。卽兼所封舊地也。此作陽周。漢志陽周屬上郡。去淮南太遠。恐難據信也。東城。索隱縣名屬九江。方梅案水經淮水注引此。作孝惠八年。封賜爲侯國。惠賜蓋文良二字之譌。

弓高。索隱漢表在營陵。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弓高。韓頽當所封國。考漢志。弓高縣屬河間國。正其地也。營陵蓋別邑。斷非弓高所在。索隱不足據也。

故安。索隱縣名屬涿郡。方梅案水經易水注。易水又東經武陽城南。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卽故安縣故城。漢文封申屠嘉爲侯國。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世又謂易水爲故安河。考故安故城在今易州東南。

南皮。索隱縣名。屬勃海。方梅案水經淇水注。南皮。孝文后兄子彭祖封國。惟云封在文帝後元年中。殊謬。官本訂作景帝後七年。亦失之。蓋封彭祖乃景帝初立十餘日事。未踰年改元。故仍稱孝文後七年。班氏年月日同此。而列之孝景所封四人中。最爲愜當。趙氏一清謂史漢表皆以景帝後七年封。非文帝。何其不審之甚也。

平陸。索隱縣名。屬西河。又有東平陸。在東平。方梅案胡三省曰。東平近楚。爲得之。水經渠水注。以爲在陳留尉氏縣地。卽陵樹鄉。檢郡國志。陳留郡尉氏縣注。引陳留志曰。有陵樹鄉。是也。又謂禮封在高后元年。蓋其誤字。

紅索隱。紅休蓋二鄉名。王莽封劉歆爲紅休侯。一云紅卽虹縣也。方梅案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杜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蕭縣今屬徐州府。又郡國志沛國有紅縣。卽埶縣也。李申耆曰。今安徽泗州五河縣西。郡國志泰山郡奉高縣注。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紅亭在縣西北。考奉高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東北境。此三地者。惟蕭西之紅亭最近楚。以楚所王者。碭薛邾三郡耳。水經獲水注。謂富所封卽蕭西紅亭是也。謂紅亭卽地理志之埶縣。與春秋之紅。則誤。春秋之紅。當以奉高紅亭爲正。宛胸。索隱。冤胸縣名。屬濟陰。方梅案此景帝元年封也。水經濟水注引此。作呂后元年。劉執又作劉執。恐誤。孫校曰。冤胸。今曹州府曹縣。

建陵。方梅案水經沐水注。建陵縣。漢景封衛綰爲侯國。孫校曰。建陵故城在今沐陽縣西北一百五里建陵山下。

新市。方梅案此以封王慎子康也。景紀集解。索隱。皆以爲王悍。其子康。索隱以爲王悍子棄也。蓋本漢表與此異。

垣。索隱縣名。屬河東。方梅案漢表作桓。

容成。索隱縣名。屬涿郡。方梅案水經易水注。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唯徐盧於容城。唯或譌作携。漢表乃云携侯徐盧。携又爲諡。趙氏一清以爲携唯聲近。百官表。太初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唯塗卽唯徐光。乃盧之孫也。然則漢表誤已。孫校曰。容城今屬順天。

易。索隱縣名。屬涿郡。方梅案易侯僕黜。漢表作僕黜。音怛。水經易水注。易縣。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僕黜爲侯國。吳本作僕黜。蓋據此也。朱箋謂吳本誤改。非是。

范陽。索隱縣名。屬涿郡。方梅案此於景帝中三年。以封端侯代也。水經易水注引此。作中元三年。并同。官本改作中二年。未審何據。端侯代。漢表作靖侯范代。范字衍文。孫校曰。范陽。今涿州房山之地。

乘氏。索隱縣名。屬濟陰。方梅案乘氏。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水經濟水注引此。以爲乘氏縣卽春秋之乘邱也。此蓋本地理志注爲說。地理志。濟陰郡乘氏縣注引應劭曰。春秋。敗宋師於乘邱。考乘邱去

魯不遠。故杜注曰魯地。當在今兗州府滋陽縣西境。與乘氏判然兩地。而應氏混以爲一。顏師古取之。酈注因之。則誤甚矣。

蓋索隱。漢表在勃海。方梅案。漢志。蓋縣屬泰山郡。水經洙水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蓋縣。王信所封國也。考蓋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蓋讀如盍。

周陽。索隱。縣名。屬上郡。方梅案。水經涑水注。周陽。田勝封國。董氏祐誠曰。魏書地形志。聞喜有周陽城。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在聞喜縣東三十九里。案唐初聞喜治甘泉谷。在今縣東二十里。則周陽城當在今縣東六十里。索隱云屬上郡。是直以爲陽周矣。蓋與趙兼之周陽注同謬。又外戚世家。索隱。周陽。縣名。屬魏郡。是又一說。未識何據。

【附錄】

便。索隱。漢志。縣名。屬桂陽。音鞭。方梅案。水經耒水注。便縣。吳淺所封國。

醴陵。索隱。縣名。今在長沙。方梅案。水經灑水注。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越爲國。

章武。索隱。縣名。屬勃海。方梅案。水經淇水注。章武。竇廣國所封國。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長平。索隱。地理志。縣名。在汝南。方梅案。水經沁水注引此。以爲青封。乃秦坑趙卒之長平。屬上黨郡地。與

索隱說異也。

樂安。索隱。安樂。表在昌。地理志。昌縣在琅琊也。方梅案地理志。千乘郡有樂安縣。水經濟水注。樂安。李蔡封國。史漢李廣衛青各傳及百官公卿表。并作樂安。而漢功臣表獨作安樂。索隱本之。恐未當也。顏師古亦以漢表爲誤。其云在昌者。蓋封在樂安而食邑於昌耳。

博。索隱。志。縣名。屬南陽。方梅案。此元朔六年封也。水經濟水注引此。作元光六年。

漂。陰。索隱。表在平原。方梅案。漢志。漂陰縣屬平原郡。此元狩二年封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元光三年。

符。離。索隱。縣名。屬沛郡。方梅案。漢表作邳離。水經睢水注引此。作符離。地理志則作符離。考古音符讀如蒲。丕讀如批。邳符雙聲。符鼻韻。實一地耳。當在今安徽鳳陽宿州境。

義。陽。索隱。表在平氏。方梅案。水經淮水注。義陽縣南對固成山。世謂之白茅城。闕駟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罰義陽郡於安昌城。漢封衛山爲侯國也。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

周。子。南。君。索隱。表在長社。方梅案。水經汝水注。周承休縣。故子南國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記。詢問耆老。乃得孳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案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

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爲周承休邑。地理志曰侯國也。

成安。索隱表在邾。志在陳留。方梅案水經汝水注。按地理志。潁川郡有成安縣。侯國也。漢封韓延年爲成安侯。卽此邑。汧水注引此。則以爲陳留縣名。竊謂潁川是也。

梁期。索隱志屬魏郡。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漢武封任破胡爲侯國。考項紀注。引張晏說作梁淇。索隱謂淇當作湛。卽此地也。

湘成。索隱表在堵陽。方梅案水經睢水注。相縣。故宋地也。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漢武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爲侯國。曰湘成。是湘成在沛郡也。又案本表。元狩四年。封敞屠洛爲湘成侯。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乃於次年。以封居翁。而表於彼云在陽城。此云在堵陽。愈信漢表下格注某地者。乃食邑別所。非以釋封國。無疑也。

下酈。索隱漢表作酈。方梅案水經湍水注。湍水流逕南陽酈縣。史記所謂下酈析也。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左將黃同爲侯國。今本漢表作下酈。恐是酈字之譌。師古音孚。是直以爲馮翊之酈縣也。疑誤。

涉都。索隱涉多。表在南陽。方梅案水經沔水注。涉都城。故鄉名也。按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漢武封南海守降侯子嘉爲侯國。

潯陽。索隱潯音遼。表在清河。方梅案此江德封國也。漢表作轅陽侯江喜。水經淇水注乃云榆陽。江德所

封國。邑在魏郡清淵。考漢志、魏郡有清淵縣。注引應劭曰：清河在西北也。

博成。索隱表在臨淮。方梅案：今本漢表作淮陰。與索隱所據異也。詳審漢表云：博成侯張章。推全書例，似惟反誅及坐除者無謚。不然，則盡有之。張章例得有謚。竊疑章封博侯而成其謚耳。索隱蓋未審也。地理志：泰山郡有博縣。

都成。索隱志屬潁川。方梅案：漢志潁川郡無都成縣。水經瓠子河注引此作郟都。謂瓠河之北有郟都城。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郟都故城。褚先生曰：漢封金安上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

建成。索隱表在沛。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引此謂建成縣故屬勃海郡。

【附錄】

陰安。索隱志縣名。屬魏郡。方梅案：水經河水注：陰安，衛不疑所封國。

稔。集解漢書音義曰：音妒。在濟陰成武。今在亭矣。方梅案：漢志濟陰郡有稔縣。水經瓠子河注：縣廡。漢武帝封金日磾爲侯國。廡卽稔也。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安成。方梅案：水經贛水注曰：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

侯國。考漢志。長沙國有安成縣是也。而汝水注復引此文。以爲汝南郡之安成。殊自唐伐。疏略亦甚。宜春。方梅案水經贛水注曰。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爲侯國。考宜春。卽今江西袁州府宜春縣治。廣戚。索隱表志闕。方梅案水經泗水注。廣戚。劉擇所封國。孫校曰。今滕縣西北有戚城。又案漢志有廣戚縣。屬沛郡。索隱何云闕也。

盱台。索隱表志闕。方梅案漢志有盱眙縣。屬臨淮郡。水經淮水注。盱眙。地理志曰。都尉志。漢武封江都易王子劉蒙之爲侯國。索隱云闕。未審。

睢陵。索隱表作淮陵。方梅案水經睢水注引此。亦作睢陵。惟云封江都易王子楚。楚定疑形近誤也。漢志。睢陵屬臨淮郡。考睢陵卽今江蘇徐州府睢寧縣治。

劇。索隱表志闕。方梅案漢志蓄川國。北海郡。皆有劇縣。然班氏於北海之劇下。注曰侯國。當是錯所封也。若蓄川之劇。卽蓄川國都所在。必不得別封子弟。而酈氏水經巨洋水注。以蓄川之劇。當劉錯所封。失之甚矣。考北海劇縣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西北。

平望。索隱表志闕。方梅案漢志。北海郡有平望縣。注曰侯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北。又水經巨洋水注。謂平望亭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也。漢武封蓄川懿王子劉賞爲侯國。

益都。索隱表志皆闕。方梅案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有益城。故漢邑也。南有益都城。魏所置也。又西北有益都故城。爲漢侯國。水經巨洋水注。益都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胡爲侯國是也。臨朐。索隱表在東海。方梅案漢志齊郡東萊郡皆有臨朐縣。水經巨洋水注。謂臨朐城。古伯氏駢邑。漢武封劉奴爲侯國。與漢志齊郡之臨朐注語合。

雷索隱表在東海。方梅案水經沂水注引此。作盧縣。朱氏謂雷盧古字通用。周禮盧維讀作雷雍。可證也。地在城陽。考今本漢志城陽國之盧縣作慮。慮有盧音。如昌慮取慮之屬皆是。

東莞。索隱志屬琅琊。方梅案水經沂水注。東莞。孟康曰。縣故鄆邑。今鄆亭是也。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吉爲東莞侯。案鄆邑卽左傳汝陽之田。所謂鄆謹之鄆也。

辟索隱表在東海。方梅案水經流水注有辟陽城。謂卽劉壯所封國。考鄆云。此辟陽者。乃莒縣地。於漢志屬城陽國也。

廣望。索隱志屬涿郡。方梅案此劉安中所封國也。水經漚水注引此。作劉忠。從漢表也。

將梁。索隱表在涿郡。方梅案水經漚水注。清涼城。卽將梁也。漢武封劉朝平爲侯國。方輿紀要。清涼故城。在今保定府東南五十里。

涇城。索隱表在涿郡。志屬中山。方梅案漢表作陸城。水經漚水注亦云。博陵卽古陸成。漢武封劉貞爲侯

國者也。全氏曰：當從史表作涇城。漢書田叔傳亦作涇城。

蒲領。索隱表在東海。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蒲領。劉嘉所封國。地理風俗記云：修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考漢志：勃海郡有蒲領縣。注曰：侯國。

成平。索隱表在南皮。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成平縣。劉禮所封國。考漢志：勃海郡有成平縣。卽此。今漢表作平城。又不云在南皮。疑有脫誤。

博陽。索隱志屬汝南。方梅案漢志：楚國有博陽縣。注曰：故偃陽國。水經流水注：謂劉就所封卽博陽。此博一字疑誤。故索隱亦因之誤也。

寧陽。索隱表在濟南。方梅案今漢表無濟南二字。水經洙水注：寧陽縣。恬所封國。恬恢疑形近而誤。考漢志：泰山郡有寧陽縣。注曰：侯國是也。

瑕丘。索隱志屬山陽。方梅案漢志：沛郡有敬丘縣。卽春秋時犬丘地。水經睢水注：謂劉政所封敬丘也。此云劉貞。酈注作劉政者。從漢表也。今考漢志：敬丘注侯國。而瑕丘則否。酈說當不誤也。

茶陵。索隱表在桂陽。志屬長沙。方梅案水經洙水注引此。劉欣作劉訢。從漢表也。師古曰：訢與欣同。建成。索隱表在豫章。方梅案水經贛水注：建成。漢武封劉拾爲侯國。考漢志：豫章郡有建成縣是也。而酈氏又於淮水注引此爲證。誤複甚矣。

利鄉。方梅案水經淮水注。東海利城縣。故利鄉也。漢武封城陽共王子嬰爲侯國。考利城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東一百里。

有利。索隱表在東海。方梅案水經泲水注。陽都有倉山。上有故城。卽古有利城。謂爲劉釘封國。考漢志。城陽國有陽都縣。

千鍾。集解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漢志作重侯。擔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也。方梅案水經淇水注。千童縣。史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漢武封劉陰爲侯國。靈帝改曰。饒安。考今表無故重也三字。疑引注文。而後世刪削或佚之。然則千鍾本有重名。故史漢異稱。不得以平原別食之邑。遂強以重丘釋之也。案饒安縣故城。在今直隸天津府南皮縣東南八十里。

披陽。索隱蕭該披音皮。劉氏音皮彼反。志屬千乘也。方梅案漢志今本作披陽。水經濟水注引此。并同。定。索隱地名。方梅案水經河水注。又東北逕定縣故城南。漢武封越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饒安縣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縣也。

柳。索隱表志闕。方梅案水經淇水注。柳縣。劉陽所封國。地理風俗記曰。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也。世謂之辟亭。

雲。索隱志屬琅琊。方梅案水經河水注。謂劉信所封者雲城也。地近厭次。卽漢富平縣境。於漢志屬平原

也與索隱說異

桑丘。索隱表在深澤。方梅案水經洙水注引此。作乘丘。從漢表也。考漢表。桑作乘。又無深澤二字。趙氏一清曰。桑乘字相似。然中山之封。何以在魯宋之郊。蓋善長所見之漢書。已脫誤矣。今直隸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安肅本漢中山國北新城地。將夜之封。宜在彼。而此則非也。趙說精審不誤。

樊輿。索隱表志闕。方梅案水經易水注。樊輿。劉條所封國。地理風俗記曰。北新城縣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考北新城縣故城在今安肅縣西南二十里。於漢志屬中山國也。劉條。漢表作劉修。修有條音。安郭。索隱表在涿郡。方梅案水經澹水注引此。劉博作劉傅富。從漢表也。安郭。蓋鄉亭之名。故酈云東南。逕安郭亭南也。一本作安國亭。郭國音同。卽中山國之安國縣地。在今保定府祁州南。

安險。索隱志屬中山。方梅案水經澹水注引此。謂安險。漢章帝改曰安憲。孫校曰。安憲。今定州。故城在定州東三十里。

夫夷。方梅案水經資水注。謂扶縣本零陵之夫夷縣也。漢武封長沙定王子義之邑。考漢志。零陵郡有夫夷縣。在今湖南寶慶府新寧縣東北。

春陵。索隱志屬南陽。方梅案索隱失之。水經湘水注。春陵縣。本泠道縣之春陵鄉。蓋因春溪爲名。漢長沙定王分以爲縣。武帝元朔五年。封王中子買爲春陵侯。故城在今永州府寧遠縣西北。於漢志屬零陵。

郡地。非南陽也。其後至元帝時。買之孫仁。以春陵下濕。上書徙南陽。許之。以蔡陽白水鄉。徙仁爲春陵侯。說見漢志春陵注。是南陽之春陵。至劉仁始徙治之。安得以釋初封者。索隱蓋未審也。

都梁。索隱志屬零陵。方梅案水經資水注引此。劉遂作劉定。從漢志也。

洮陽。索隱志屬零陵。方梅案此封靖侯劉狗。莖也。水經湘水注引此。作節侯狗。索隱謂漢表名將燕。今漢表又作狩燕。以狗拘狩將形近。莖燕亦形近也。洮陽在今廣西桂林府全州北三十五里。

泉陵。索隱志屬零陵。方梅案泉陵故城在今零陵縣北。水經湘水注。漢武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賢爲泉陵侯。班志亦曰侯國也。

鉅合。索隱表在平原。方梅案水經濟水注。鉅合城。劉發封國。或發下衍于字。後漢書章懷注云。鉅里聚一名鉅合城。在齊州全節縣東南。全節唐改。卽漢志濟南郡之東平陵也。

昌。索隱志屬琅琊。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引此。以爲差所封者乃信都之昌城縣。去城陽太遠。恐誤。

祝茲。索隱案志。松茲在廬江。亦作祝茲。表在琅琊。方梅案水經膠水注曰。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中。封膠東康王子延爲侯國。是琅琊故有祝茲縣。而志闕之。或更名。亦併省也。索隱欲以廬江城當膠東之封。非矣。表在琅琊。仍謂別邑在琅琊。非以釋侯國也。

【附錄】

平度。索隱志屬東萊。方梅案水經膠水注。平度縣。劉衍所封國。

邯會。索隱志屬魏郡。方梅案水經濁漳水注。邯會縣。劉仁所封國。

棗彊。索隱志屬清河。方梅案水經淇水注。棗彊縣。漢武封廣川惠王子晏爲侯國。

平。索隱志屬河南。方梅案水經河水注。平縣。劉遂所封國。

公丘。索隱志屬沛郡。方梅案水經泗水注。公丘縣。故城在滕西北。元朔三年。封魯共王子劉順爲侯

國。

攸輿。索隱案今長沙有攸縣。本名攸輿。漢表在南陽。方梅案水經洙水注亦云。攸縣。漢武封長沙定

王子則爲攸輿侯。卽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索隱蓋本酈注耳。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第十

相位。索隱置立丞相太尉三公也。方梅案公孫宏傳。漢以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爲三公。

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方梅案水經沔水注曰。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

奔。故以南鄭爲稱。卽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爲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大城周

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南憑津流。北結環雉。金墉漆井。皆漢所修築。

春定塞。翟方梅案漢書本紀。塞翟之降。已在元年八月。卽主本史紀表。則高帝十月至陝。塞翟等王降漢

語。尙叙在前。是亦元年秋間事。否亦當云冬定塞翟。以漢首十月。固先冬而後及春也。云春不合。夏伐項籍。王彭城立太子。還據滎陽。方梅案此當準漢書本紀。於至彭城下。改作敗走屯滎陽。還立太子。復如滎陽。語意較明白合當。不然似謂自彭城立太子而還據滎陽矣。

與楚界洪渠。方梅案水經渠水注。謂渠水東至浚儀縣。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爲東西之別。今蕭縣西亦有鴻溝亭。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後談者。亦指此以爲楚漢之分王。非也。酈說精當不誤。

封爲鄴侯。索隱音嗟。此在沛郡。後代音替。在南陽也。方梅案此當惑於班孟堅泗水亭碑。以何封之鄴。與何爲韻。故云然也。不知沛郡本酈縣。南陽則鄴縣也。酈有酈音。杜詩謂南陽之酈頭爲槎頭是也。酈亦有替音。故假酈字爲之。又王莽改沛之酈曰替治是也。顏師古辨之。酈善長引之。皆云南陽。不云沛郡。并見本書。可覆案也。

除諸侯丞相爲相。方梅案百官表。此事在景帝中五年。與此異也。

十月乙巳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十月己巳曲逆侯陳平爲左丞相。方梅案漢表皆作十月己丑。

王孝惠諸子。方梅案呂后本紀。王二人。侯三人。似王字更爲封字較愜。

更立常山王宏。方梅案初名山。又名義。

淮陽王薨。方梅案惠帝後宮子名強。

七月辛巳爲帝太傅。方梅案七月辛巳正高后崩之日也。呂后本紀云高后已葬以食其爲帝太傅。漢表謂食其爲太傅。乃在七年。與此各異。

九月丙戌復爲丞相。方梅案呂后本紀丙戌作壬戌。

十一月辛巳平徙爲左丞相。方梅案孝文本紀作十月辛亥。漢表同。

勝爲梁王。方梅案呂后本紀勝作揖。漢書文紀諸侯王表文三王傳并同。

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爲丞相。方梅案勃於元年八月辛未免相。至二年十月丞相平薨。故勃復爲之。

太僕汝陰侯滕公卒。索隱汝陰侯夏侯嬰也。爲滕令。故曰滕公。方梅案水經泗水注曰滕城。漢高祖封夏

侯嬰爲侯國。號曰滕公。酈說是也。說并具本傳賜爵封條下。

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方梅案百官表謂景帝初更名衛尉爲中大夫令。然據此文則文帝時已更名矣。抑史文自後追書之耶。顏師古漢書文紀注謂其人姓名免。爲中大夫之官。準下各將皆書姓名爲一例。其說精愜。可從也。

屬國捍索隱亦作悍。徐廣曰姓徐。一名厲。卽祝茲侯。方梅案悍故厲之子。嗣封爲祝茲侯者。惠帝間侯者年表。夷侯徐厲薨。康侯悼嗣。悼悍形近而誤。且此孫孝文後七年事。時厲已前卒十七年矣。故知悍爲

厲子也。徐說非是。

中尉條侯周亞夫。索隱條侯周亞夫。修音條。渤海有修市縣。一作條。方梅案修縣屬信都。非修市也。說見功臣表條字條下。

蚡卒。方梅案田蚡殺其灌夫後。以二人爲崇而卒。是蚡卒在誅族二人之後。此列在前。恐誤。

商爲泗水王。方梅案漢志注曰。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與此正同。漢表作二年封。水經淮水注引此。作三年封。

九月辛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方梅案漢表辛巳作丙甲。

三月丁卯。太僕公孫賀爲丞相。方梅案漢表作閏月丁丑。蓋謂閏正月也。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方梅案三月必五月之譌。何者。賀死在四月。則屈氂應五月相耳。漢表不誤。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方梅案訖薨在十一月庚戌。則敞相亦當作十二月爲是。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方梅案漢表作五月甲午。

三月禹卒。方梅案漢表云。賜金安車駟馬。免。不言卒也。

文苑

文錄

說文古籀補叙

姚華

文字之學有三術。曰形、聲、義。義析而三。曰詁。一字一義。曰彙。一字一義。曰通。一字一義。聲析而三。曰聲。本音。曰音。讀不必

或

曰韻。

類音而部之

近世學者各有著書。盛已。惟治形之書特少。蓋事近制作。苟非其材。不足與於斯也。愚

意臆分。亦有三術。曰正。曰省。曰補。形書據許氏。舊傳李少溫有所是正。顧根柢未深。無以徵信於後人。其餘六書精蘊之屬。自詡探賾。實同虛造。至今無稱焉。余弱冠卽治說文。積四五年。妄擬著述。成說文三例。表不分卷。一凡見經傳者。正字。二不見經傳者。俗字。三或見經傳。或不見經傳者。或字。將以存正。刪俗。併或一意。主省。所以盪滌繁蕪。歸諸易簡。宜於今而不謬於古者。豈斯作邪。既而主講興義縣之筆山。游勇犯城。行李盡失。稿亦遂亡。再上公車。世益多故。因不更屬草。然往常見鄉先生鄭柴翁說文逸字。而心善之。及得吳憲齋中承說文古籀補讀。而心尤善之。是皆補也。余主省者。而又主補。是若矛盾。其實不然。省者所以疏說文之壅。補者所以鑑說文之固。文字不據許。則如履地於浮漚。不正許。則如仰天於覆盆。是二者不可一廢也。夫典籍以漢儒而傳。亦以漢儒而亡。文字以漢儒而理。亦以漢儒而亂。乾嘉以來。說文十四篇校訂。注釋考證之作。朋興。推崇許君。幾於無上。其後古器刻辭屢出。初援許以釋辭。既因辭以

疑許及於同光金石學益昌益覺許君所見山川鼎彝文字蓋猶不足不然何所收古籍之少也且其說解雖曰博采通人抑亦秦牛鄙俗屈中止句之見讓入而已由之者比比而在是以不觀人戴圓之字不知一大爲天之淺也不識持主爲父之字不知从又舉杖之謬也不得不丕二形互證不知鳥飛不下从一不聲之圍也不探從本从炆高本象形之淵源不知徒从土聲胃从月由聲之晚也如此之類更難悉數故非補與省並不足正許正許而後得據以正形若夫文王不爲寧王厥心不爲乃心經典之待正者又循是可推也吳補未盡猶俟後益余友黃縣丁佛言乃乘積薪之勢鼓當仁之氣取吳補補之復成書十四篇附錄一篇稿數數易余獲數數讀時有貢獻多見採擷其益我者更倍蓰於我益也惜乎余方有聲貫之作法先說本義以直通諸義稍本聲以旁通諸義例如脫公字云虛其中而旋於外也則直通旁通諸義皆可貫穿於是矣不獲爲其省焉者與之相輔行焉或亦期諸將來也乎佛言不余謬欲得一言因並著於端甲子九月既望京師蓮華齋書

詩錄

壽姚茫父五十

梁啟超

茫父墮地來未始作老計斗大王城中帶髮領一寺廿年掩關忙經略小天地疏疏竹幾莖密密花幾隊蓬蓬書幾堆黝黝墨幾塊揮汗水竹石呵凍篆分隸弄舌崑弋簧鼓腹椒葱豉食擊唐畫博睡抱馬和誌

校碑約髯周。攘臂闢真僞。哺飲來跛蹇。蕪謔遂鼎沸。爛漫孺子色。儻蕩狂奴態。曉來擊鏡咤。五十忽已至。髮如此種種。老矣今伏未。鏡中人。飄然那得管。許事老屋場。穿空總有天。連歲去年窮不死。定括一百歲。芍藥正盛開。胡蝶成團戲。豆苗已可摘。玄鰲亦宜膾。昨日賣畫錢。況穀供一醉。相携香滿園。大嚼不爲泰。

乙丑四月五十一初度依韻答飲冰兼呈同座諸公

姚華

夙昔志千載。亂來無久計。眼看割據成。余亦踞破寺。一日草間活。買書時拓地。故紙已繞屋。身入古人隊。積爲骨董癖。搜羅到瓦塊。幾家金石錄。姓氏教改隸。氈揚自繫題。如下葦蕘鼓。擗管無不爲。後來難狀誌。鑒真得反脣。我手儻亦僞。掩關百不競。萬流任騰沸。少年掉頭去。只此仍故態。因復擬述作。何爲吟老至。不信五十年。曰艾艾猶未。皇皇倉籩業。董理非細事。請於十年役。爲除羣言蔽。發憤今以始。石田有良歲。嘉言增感激。據作答賓戲。願言具酒食。牛羊與魚膾。觥籌賢聖雜。徑向佛前醉。不死莫論窮。在陋何否泰。

秋雨獨遊江上作丁巳

龐俊

江邊泥。輒清無埃。噉噉小車如雁來。過橋人稀暗。微雨黃桑。蠹葉知誰裁。十年已見海三變。還餘千樹依。蒿萊今年怪事。那可說。鱗鱗萬室。嗟寒灰。滿城淚雨。不救火。但聞齒擊。驚奔雷。險中脫命。眞毫髮。至今舌在。須銜枚。輸衣甘食。豈其意。呼酒一破胸中哀。春游如夢無覓處。得閒乘興寧徘徊。雖無携手共幽寂。終勝駭汗相喧。應歸來。孤吟復誰和。只有蟋蟀鳴城隈。

鄴城行

王易

春花繡暖叢臺西。鄴城蕩蕩天與齊。高臺美人留不得。伊誰永臥鄴城北。石馬荒寒狐兔走。叱咤笙歌復何有。餘香一旦盡諸姬。遺臭千秋在人口。奸雄弄國如弄丸。排風驅電萬馬奔。能呼虎士作鷹犬。直以禹域爲丘園。何圖大命等秋蟪。鈞天未了空沈醉。舞女猶傳趙國聲。宮人頻話開元事。鄴城終古草離離。過客愁聞班馬嘶。世情轉燭爾復爾。覆車不愆來無已。仗劍爭尋大澤蛇。合圍正逐雙飛雉。本來棋局何虧成。蓋威予聖天所懲。橫槩雄風顧安在。況乃孱赧當其庭。何用此生狗脚朕。如鳥投羅獸投阱。始知黃屋擁金根。不及青篋汎煙艇。驅罷車。鄴城下。七二塚存真孰假。祇恐山靈軟笑人。相攜共對漫漫夜。

種桃

趙熙

略寫仙源意。言深陶令嗟。公田虛下瀨。祖德述長沙。魏晉誠何論。乾坤贖此家。儻逢劉子驥。規訪武陵花。

靈巖寺

趙熙

大壁倚天外。翠螺當寺門。碑文多歲月。殿式敞乾坤。遠碧和夷接。荒山御史尊。花西身毒路。野火辨蠻村。端陽日湯定之過譚因述舊事爲詩

黃節

三年回首端陽日。疏雨城東一款扉。堆几來禽共青李。拂窗楊柳間紅幃。尋常事過平時憶。老大憂來節物非。何必更陳天下計。爲君微醉語欷歔。

新年閱刺作

林思進

逢春強作少年情。對酒看花祇自驚。十載故人紛鬼錄。百番名刺盡新生。無多歲月供詩筆。別樣繁華飾錦城。投老此身何處寄。白頭時唱御溝行。

聞西湖雷峰塔圯感賦

李思純

兩回秋穀與春漪。曾憶嬌波弱槳時。西湖雜詩見本誌第二十四期小別祇應增悵望。山頽今竟得獻欵。梵經白馬知何世。舊史黃妃剩此奇。省識千年桑海事。南屏蒼翠夕陽悲。

馳汽車萬山中贈車夫阿寶

吳芳吉

阿寶。行車如行文。倜儻縱橫掃萬軍。滿座名媛含淺笑。兩行官柳正斜曛。鴻花閃閃岡陵過。山木蕭蕭風雨聞。只有詩人難慣耐。素心淵靜爲君紛。

新晴獨遊黑石坡玩景

吳芳吉

山石盤空不見根。鷹揚虎視莽雲屯。長松帶雨濃於墨。大瀑翻雷吼過村。天柱數峰遙隱現。洞庭一片近黃昏。千家萬落皆低下。古往今來讓我尊。

三十自壽

劉泗英

三十年華自壽之思量。往事半兒時。娶妻應笑劉郎早。教子頻煩孟母移。弱冠琴書天下走。妙齡詩句九

夷。知黃金散盡。非。要譽。慚愧。鄰。鄰。買。繡。絲。

初見菊花

龐俊

巷尾初晴夕照斜。飯餘覓句是生涯。尋常石破天驚後。又看秋城小擔花。

賀劉宏度新婚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吳宓

識鑒精微文學論。所著書名清言雋妙管人風。鷓鴣江上新詞在。情韻兼資一世雄。

名士英雄一例行。金剛手腕佛心腸。宏度嘗云居今日欲有所為必須勗君伉儷雙攜手。末造乾坤共主張。

十年幽恨春泥鎖。隔雨紅樓夢未稀。二句均用宏度詞句領略畫眉無限福。杜郎只合住芳菲。反用宏度

擊鼓聲中對艷粧。戰起後南軍城中人間底事為情忙。由來綺思生文藻。玉佩瓊琚盼寄將。

詞錄

清平樂題自畫蘭石小幅

程頌萬

小簾深隔香在人。雙處晴慣梳風陰避雨。石罅巧將天補。心心淺暈紅斑。拳拳磊磊稱青山。祇許詞仙種玉。不關流水人間。

輪臺子和卷風天韻

徐植立

一。檻。秋。城。暮。雨。望。睡。裏。山。容。未。覺。無。多。蝶。衰。寒。花。幾。點。鴈。驚。衰。草。支。筇。詞。客。徘徊。寫。秋。心。一。菊。盟。漚。鳥。灑。
 新。亭。淚。墨。此。恨。如。今。誰。能。道。英。游。我。亦。闌。珊。記。鍾。阜。半。蟾。避。曉。縱。登。臨。只。飄。萍。恨。滿。題。紅。詞。少。嘆。楚。水。
 迢。迢。江。籬。思。杳。判。瘦。損。蘭。成。有。誰。冷。江。表。唾。壺。殘。清。歌。未。了。問。底。似。葺。我。騷。亭。招。汝。同。吟。嘯。近與語帶有意
 相。逢。何。處。樓。外。斜。陽。樓。下。路。樽。酒。頻。空。哀。樂。應。須。愧。謝。公。十。年。芳。信。往。事。悠。悠。君。莫。問。明。日。天。涯。又。向。
 江。湖。老。歲。華。

減蘭

余將南行鄧翊希穎饒於松華館各爲長句見贈倚此作答

陳 寂

